

我們的國家

紀念抗戰勝利八十周年澳門作家文集

目錄



前 言

廖子馨

文

陳 浩 星	堅忍奉公，力學愛國	5
——致敬“我們的國家”		
湯 梅 笑	感時思報國	11
——在澳門，籌賑“兵災”		
李 烈 聲	看不見的刀光劍影	17
公 榮	我們需要鋼鐵長城	23
楊 開 無	烽煙鑄骨	27
——東江縱隊港九大隊烈士的青春壯歌		
穆 欣 欣	抗戰，永恆的主題	33
黃 文 輝	改變歷史的《中國娃娃》	41
雲 山	明天總有辦法	47
譚 健 鍤	黑白的長城魂	53
太 皮	至仁至義，有始有終	59
袁 紹 珊	從難童餐到勝利餐	63
谷 雨	烽火記憶	69
沈 慕 文	不活在過去	75
楊 菁	浴火重生的天心閣	79
李 文 娟	血肉的長城 不屈的國魂	85
李 懿	血脈長存的堅守	91





詩

盧 傑 樞 無聲孤勇者

95

——向鏡頭下永遠活著的人致敬

望 風 烽火四輯（組詩）

101

關 曉 泉 黑白的時間膠囊

109

甘 遠 來 有人問我正義、和平與人民的問題

111

司徒子榆 烽火女書（組詩）

115

前言

廖子馨

我們是幸福的，因為我們沒有經歷過戰爭。而唯有銘記歷史，自強不息，我們的幸福才是必然的且持久的。

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澳門筆會舉辦“團結救國 永續和平——抗戰影像文學特展”，並邀約作家書寫抗戰專題文章，結集成書。《我們的國家》裡收錄了四代澳門作家對抗戰的憶記及感懷，其中李烈聲先生是本書作者之中唯一的戰爭經歷者；九旬李公人生快將走過一個世紀，嚐盡世間甜酸苦辣，戰爭的殘酷、受外侮的苦痛已經烙入血肉，不能忘卻。而戰後出生者，聽着祖輩父輩口口相傳的慘痛經歷，感同身受，民族的傷痕刻在家族的記憶碼中，寫進文章，流傳下來。

我們紀錄抗戰的種種，不只是為了書寫侵略者的殘暴和我們民族的傷痛，也不是為了延續仇恨和渲洩憤怒，只為銘記歷史，珍惜來之不易的和平。在這本書裡，大家無不是在表達這樣的信念：正視歷史，不忘敵人的殺戮和野心，更要牢記為保家衛國奮勇作戰的英雄們，以及同仇敵愾、團結救國的民眾；記住歷史的教訓，唯有自強不息才能復興民族，國強便不懼外侮。

《我們的國家》裡有鑒往知來的歷史反思、有對侵略的控訴，言語鏗鏘有力；也有個人在成長過程中對抗日戰爭的重新認識、有對祖父輩悲慘經歷的回顧，帶着溫度的生命感悟；有對英勇就義志士事蹟和普羅大眾為抗戰獻綿薄之力的紀錄，都反映了中華文明中“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家國情懷……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歷史及其偉大抗戰精神是個永恆的主題，不可能停止書寫。戰爭能讓國破家亡，沒有誰願意被籠罩在戰爭的陰霾裡，然而，環顧整個地球村，很難想像在廿一世紀的今天，人類文明已高度發展，卻仍然有那麼多的戰場！是的，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並不會隨着人類社會的進步而消失，掠奪者嗜血的本性不會改變。我們，曾經積貧積弱的國度飽受侵略者的鐵蹄踩踏，我們，如今正一步步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宏圖偉業，但他國毀我長城之野性依然，唯有不忘國恥，以抗戰精神砥礪前行。

為此，我們用我們的筆書寫抗戰歲月，銘記歷史，珍愛和平，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助力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偉業。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

堅忍奉公，力學愛國

——致敬“我們的國家”

陳浩星

抗日戰爭是一場關乎中國人民族生死、國家存亡的命運搏鬥，曠日持久。

在許多人心目中，抗日戰爭不始於一九三一年“九一八”的東北淪陷，就始於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日本全面侵華，但我所認知的抗戰，不始於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甲午戰爭打響，就始於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馬關條約》的簽訂。

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的重要的時間節點，紀事編年，會使得歷史本末脈絡清晰，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有助於我們從慘痛的歷史教訓中汲取經驗，在民族復興的大道上穩步前行。



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和抗戰軍人子女教養院學生書寫
標語“我們的國家”

危機並非一日形成。一八九四年，清光緒二十年，中國藩屬朝鮮國內爆發東學黨運動，朝鮮請求清政府派兵平叛。早已處心積慮要侵略中國的日本，之前染指台灣，吞併琉球，此番藉口保護本國僑民，出兵朝鮮，亂平而兵不退，以朝鮮為跳板，伺機而動。

同年七月二十五日，日本海軍對中國不宣而戰，在豐島海面發動突襲，擊沉中國運兵船高陞號，造成我國逾千官兵犧牲。濟遠艦大副沈壽昌帶領全艦官兵與日方展開殊死戰鬥，不幸中彈，成為甲午戰爭中首位為國捐軀的高級軍官。

歷史事實表明，早在“九一八”之前三十七年，日本便已開了侵略中國的第一槍。我們的國家面臨持續危機。

甲午戰敗，日本迫使清政府於翌年四月十七日簽訂《馬關條約》，巨額賠償之外，還要割讓台灣。時事糜爛如此，舉國悲憤莫名。“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維新志士譚嗣同傷國家沉淪，哀嘆台灣同胞被迫與祖國分離。

由台灣被日本侵略者強佔的一刻，台胞的武力反抗就此起彼伏，從此中國人期盼國家富強、民族復興比任何時候都殷切，夢想“還我河山”，成為幾代人的畢生追求。

就這樣，日本一步一計劃蠶食我們的利權，竊據我們的領土，並於三十多年後悍然入侵東三省，戰爭蔓延中華大地，對中國人民造成深重災難。雖然如此，英雄的中國人民不屈不撓，激發民族意志，包括文化、經濟、武裝，各個領域各種形式的抗日鬥爭從未停止，波瀾壯闊，前後持續半個世紀，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取得完全勝利，日本承認《波茨坦公告》，宣布無條件投降，台灣才得以光復。自鴉片戰爭以還，中國迭遭列強欺侮，山河破碎，生靈塗



歲，抗戰勝利使國人徹底終結了這一段屈辱歷史，意義巨大。

回顧疇昔，中國作為文明古國，儒家文化曾經深刻塑造東亞文明，即使在十七、十八世紀，儒學思想在日本、朝鮮仍居於領導地位，東亞國家依然是中華文明的仰望者，然而，中國遭受鴉片戰爭的挫敗，西方列強以堅船利炮轟開中國門戶，打破了天朝大國的神話，一向崇尚武力的日本才膽敢把中國視為可欺對象。這種轉變，讓我們深刻認識到落後就要挨打的事實。

中國自清代日趨封閉，加上承平日久，上下恬熙，朝綱敗壞，政治體制早已不能有效應對外部環境變化。所謂同治中興，只是太平天國運動之後的一時苟安，民心渙散，中國人猶如一盤散沙，面對外釁，進退失據，清王朝腐朽統治岌岌可危，如大廈之將傾。

日本覬覦中土，當時已是人盡皆知。這五十年間，仍有無數仁人志士為了救國而前仆後繼，挽狂瀾於既倒，事跡歷歷可數。

清末有留日學生陳天華，忿該國文部省頒布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歧視中國學生，為激勵同學，喚醒民魂，自沉於東京大森海灣，死前撰《絕命辭》，談到中日關係，他這樣說：

近人有主張親日者，有主張排日者，鄙人以為二者皆非也。彼以日本為可親，則請觀朝鮮。然遂謂日人將不利於我，必排之而後可者，則愚亦不知其說之所在也。夫日人之隱謀，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即彼之書報亦俱言無忌，固不慮吾之知也。而吾謂其不可排者何也？“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吾古聖之明訓也。吾有可亡之道，豈能怨人之亡我？吾無可亡之道，彼能亡我乎？朝鮮之亡也，亦朝鮮自亡之耳，非日本能亡之也。吾不能禁彼之不亡我，彼亦不能禁我之自強。使吾亦如彼之所以治其國者，則彼將親我之不暇，遑敢亡我乎？否則即排之有何實力耶？

陳天華在一九零五年十二月七日投海殉國，時值日俄戰爭結束未幾。日本是以“保護”中國為名，與沙俄爭奪利益為實，兩國在我土地交兵，遭殃的是中國百姓，而清政府卻被迫“局外中立”。

國將不國，危機四伏，這就是當時中國面臨的形勢。

青年是國家民族的未來，但日本各報卻詆毀中國留學生為“烏合之衆”，《朝日新聞》則直指為“放縱卑劣”，陳天華受到的刺激可以想見。但他洞燭時勢，謂親日排日皆非，民族出路在於自強，而非排外，並告誡同儕從此要“堅忍奉公，力學愛國”。其所議論至今猶足警醒國人。

還有作家、詩人郁達夫。遭逢社稷危亡，有人退縮逃避，有人悲觀絕望，這位早年以頽廢主義稱名的大文豪卻從未喪失抗戰必勝的信心，輾轉南洋，以筆為刀，宣傳抗日，最終慘遭日本憲兵殺害。

文化認同是民族的根本，所以郁達夫提醒國人，各種侵略之中，“文化侵略，纔是敵人用以滅我種亡我國的一個最毒辣的計劃”，且在《必勝的信念》中大聲疾呼：“所可慮者，是敵人政治手腕的運用，和我們中國的一般悲觀主義者的得勢，悲觀者是容易被敵人所威脅與利誘的，但願我們中華民族的全民，沒有一個悲觀主義者出現！”

為了駁斥當時的亡國論和速勝論，號召全民抗戰，毛澤東在“七七”事變翌年作了《論持久戰》的演講，強調“武器是戰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在甚麼條件下中國能戰勝並消滅日本帝國主義？毛澤東高瞻遠矚，列出三個條件：



第一是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二是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國內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運動的興起。就中國人民的立場來說，三個條件中，中國人民的大聯合是主要的。

統一戰線的核心就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這也間接點出中國致亂之由，在於大眾離心；克服外侮，就必須全民團結，一致對外，這是獲得民族獨立的關鍵。而國共合作，致力拯救在日寇鐵蹄下受難的無家可歸兒童，也為民族點燃了希望。

一九三八年，宋美齡、李德全、鄧穎超等婦女界代表在漢口成立“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救助少兒學生。這些受難學童年紀雖小，卻勇於擔負宣傳抗戰的責任，以“我們的國家”書寫為標語，對國家前途與民族命運傾注無限深情。言為心聲，這些小國民的文字觸動人心，化為動員全民抗戰的堅定力量。

“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由譚嗣同、陳天華到郁達夫，以至千千萬萬為國盡忠的抗戰英雄，無一例外都挺起民族脊樑，圍繞著“我們的國家”，百折不回，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報效祖國和人民。經過數十年浴血奮戰，中國人民最終迎來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今天是歷史的延續，正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大國博弈，宵小睥睨，當至今日本政客仍然為侵略戰爭塗脂抹粉，將侵略發動者偽裝為戰爭受害者，散播錯誤史觀，甚而大言“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台灣，乃中國之台灣，中國人抗戰勝利的最大歷史正義就是收復失地，日人胡為乎此說？是欲襲其故智？弦外之音，不能不令人警覺。

近世中國強弱盛衰，台灣問題是起點，所以也必然是終點。

習近平主席指出：“台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產生，必將隨著民族復興而終結。”國家富強、民族復興，必以祖國完全統一為標誌。從歷史到現實，任何妄想分裂中國的圖謀都不會得逞，一切逆歷史潮流的行為都會遭到全中國各族人民的迎頭痛擊。

紀念抗戰勝利八十周年，如何維護抗戰勝利成果及戰後國際秩序，如何維護世界和平、公平、正義，成為一個現實考驗。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面對新的挑戰，我們必須發揚偉大的抗戰精神，以“堅忍奉公，力學愛國”砥礪名行，堅決維護國家利益，鬥爭到底，直至勝利，唯其如此，中華民族才能在風雷激盪的世界中屹立不倒，共同為“我們的國家”而團結奮鬥。

為了開創未來，且讓我們回到戰時，看看中國人的文化自信。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日，郁達夫在《星洲日報》副刊“晨星”發表《敵人的文化侵略》一文，已經準確預示戰後中國人的精神力量與文化面貌：

我們的文化，歷史實在太長久了，雖經了遼金元清數百年的壓抑，復經了最近西洋文化二百餘年的侵蝕，可是，結果，還依然一點兒的動搖也沒有。

在文化上取他人之長，補自己之短的雅量，我們當然自有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都須加以一番科學的精鍊的決心……將來若須建設東亞新文化，使敵國上下，能受到真正文化的恩惠，這責任反而還在我們的肩上，同隋唐之際，我們去開發倭夷時的情形一樣。

這顆閃耀了八十六年的東方晨星，今天，是照亮我們前路的炬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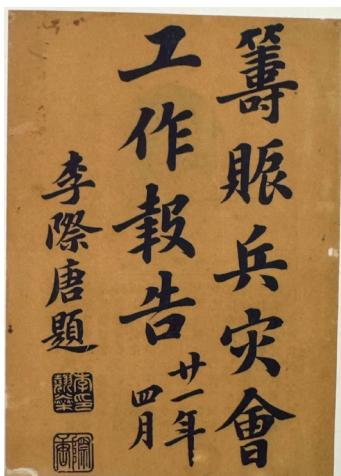
感時思報國

——在澳門，籌賑“兵災”

湯梅笑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關東軍悍然在中國東北發動戰爭，侵佔瀋陽後，年底便攫取了東北三省，建立傀儡政權“滿洲國”。山河遭劫，人民激憤，紛紛走上街頭遊行抗議，抵制日貨，強烈要求收復國土。

東北軍愛國將領馬占山在民族大義前揭竿而起，打響抵禦外侮槍聲。當時以東北軍舊軍隊為基礎、聯合民眾的自發抗日武裝力量，義勇軍、國民軍、自衛隊由馬占山統率，人數約八萬人。



一九三二年出版的《籌賑兵災會工作報告》

本會各部職員一覽表		主庶范潔朋	
		本會各部職員一覽表	
		主庶范潔朋	
總務部主	杜輝漢	出納股主任	唐夢蘭
財務部主任	黃叔平	司數員	馮展鵬
宣傳部主任	盧焯孫	會計員	源
陸翼南	陸翼南	員溫	黎裔生
交際股主任	郭輝堂	募捐股主任	蕭蔭甫
庶務股主任	何偉夫	收款員	范
文書股書記	許皓	梁鐵垣	邦
第一期期員	周林若始藻	崔諾枝	南
稽核股主任	陸翼南	鐵垣	南

籌賑東北兵災慈善會成立時各部工作人員名單（部分）

雖然軍備上不足，卻士氣高揚。東北義勇軍受到人民支持，全國範圍內開展抗戰募捐、籌集物資。國難當前，處於南海一隅的澳門十數萬同胞迅速匯入時代的洪流。同年十一月廿一日，由澳門商界、教育界、醫療界、慈善界等組成的“籌賑東北兵災慈善會”宣告成立，發動大規模捐獻，五個月內籌得近十萬元。翌年五月慈善會出版了第一期《籌賑兵災會工作報告》，記錄詳細，成為澳門抗戰救災史上最早出版的圖書。

青燈下展黃卷，我在澳門歷史學者陳樹榮編著的《籌賑兵災》一書中讀到這份《報告》。二零二一年陳兄為保留這一彌足珍貴的澳門抗戰記憶，將《報告》全文影印，並附上多篇解讀文章予以出版。書中的《報告》共有十四個目錄，全面總結了籌賑兵災慈善會成立半年來的工作，列出捐贈者姓名、銀碼，以及善款匯寄單據、回條等。眼前的一段段文字化作一個個場景，讓我如臨歷史現場，聽到同胞的呼號，觸到他們的脈搏，看到他們的熱血。所謂“兵災”之謂，因當時澳葡政府在強權下求取生存，嚴格實施新聞審查，禁止報刊使用“抗日”“侵略”等具明確政治立場的詞匯，強制採用“兵災”指稱由戰爭引發的災難，這種中性表達，既避免日本視為敵對宣傳，又照顧了澳門居民的情緒。

《報告》中的“本會成立紀略”，記錄全澳同胞於同年十一月廿七日正午，假灣仔廣善醫局召開大會，宣佈成立闔澳華僑籌賑東北兵災慈善會：“是日澳僑仕女往參加者，逾幾萬人，所有一切快艇，均為大會全數租賃，仍不敷用，再由惠航公司黃球先生報効小火輪電船拖帶盤艇來往，以利交通。”大會主席、鏡湖醫院代表范潔朋致辭：“自從東三省事發生，到了我們眼前，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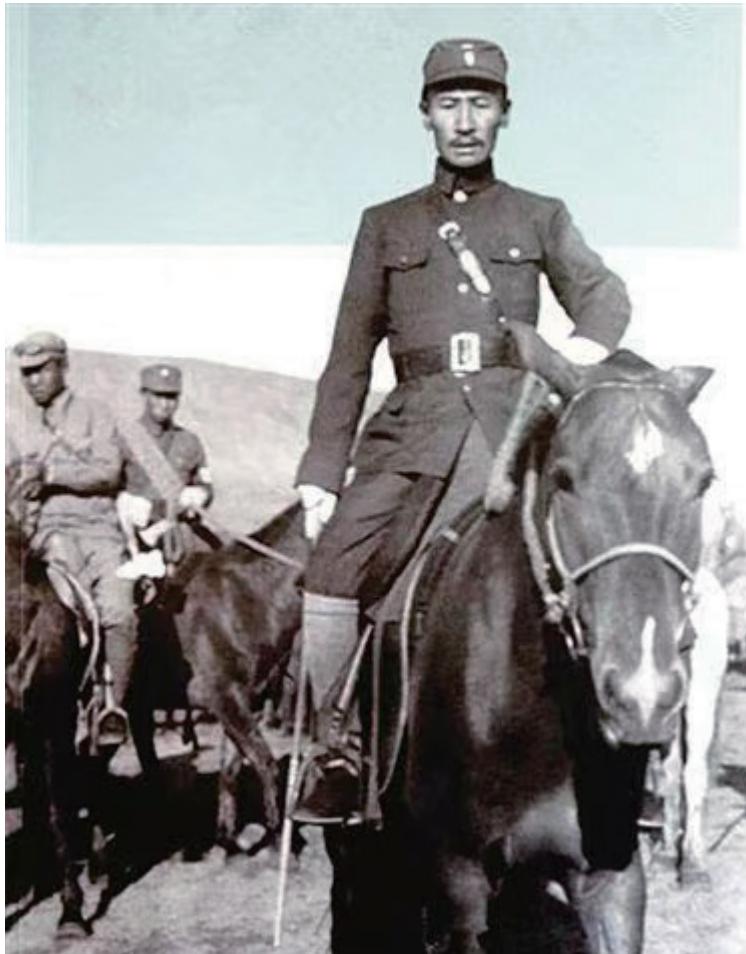
們僑胞，讀了這件訃聞，都沒有一個不戴上孝服的，……受傷的要醫護，死亡的要埋葬，未亡的遺族要撫卹，流離失所的難民要收容，都可以表現我民族大團結的精神。”（文中參加大會者“逾幾萬人”可能有筆誤，因《報告》中曾重提“到會者數逾萬人”）會上發起即席捐輸。主席范潔朋還表示，“籌賑雖因東北而起，但大難未已，來日方長，將來兵災戰禍，不僅限東三省的災區，都是該會賑濟所及。”

當天即席捐款者中，籌賑會主要成員范潔朋、黃叔平、李漢池、葉作朋、陳燕庭等殷商名人各捐西紙五千元；緊隨着是各行業代表與個體與會者解囊。有一串芳名份外讓人留意：碧雲霞、颺零、小瑤（仙）、碧雲天、尚金、惜儂、鳳蓮、惠芳、大口蘇、珍珍等。她們是福隆新街、宜安街、新填地等著名煙花地的青樓女子，這天，這些姑娘作為澳門“花界”代表出席灣仔大會。煙花女儘管地位低微，卻懷抱着家國深情，即席捐輸不吝財寶。

且看碧雲霞，她捐出的有鑽石戒指一隻、珍珠鉗一隻、玉扣金頸鍊一條、白金手錶一個、黑石戒指一隻、西紙四百五十元、



一九三二年三月八日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總指揮部對捐款發出收條



東北地區抗日將領馬占山

憑單九十九元、港元十元；廳零捐出金錢軟鉅一隻、憑單四百元；小瑤（仙）捐出西紙二百元；其餘姑娘各捐出西紙或銀毫一百元等。不少在場人士按己力所捐者有三數元甚至數個雙毫，雖為涓滴，心意相同。



灣仔大會後隨即展開大規模的籌募活動，除沿門勸捐，並分日召集澳門各行業社團開會商議長期捐款辦法，參加的有廠商和各業行會，有牛欄、金飾、旅業、鮮魚、火柴廠、疋頭、茶樓、西菜、理髮、鞋業、番攤、戲院、炮竹廠、洗衣、中藥、泥水、餅家、粥晏、英泥、果欄、棚廠、茶煙室、花界等，匯同各學校師生，全澳民氣高漲，表達團結抗戰寸土不讓的意志。

當日范潔朋在大會上所言果然應驗。日本帝國主義者亡我中國的野心擴張，一九三二年一月廿八日進犯上海，遭到上海十九路軍頑強抵抗，全國民眾起來支持，獻金運動風起雲湧。時維年關已過，澳門籌募兵災會持續發動募捐，主要成員每日上午十一時出發，集中向富戶募款。初春時節，“雖風雨連綿，道途泥濘，春寒料峭，砭肌刺膚，亦從無缺席”，得到樂助回響。澳門各業商戶的東家、西家共同出力，以各種方式支持。花界中的福隆新街、宜安街等各大寨共九十八間，出席者六十一人，公決每月每周報效一天，指定將星期六晚生意最旺之日，東西家將所有收入全數撥歸賑災；新填地花界全行四十五家，出席者三十七人，公決每校書每月報效二元。此中，我再看到姑娘們的身影，其中碧雲霞陸續捐獻西紙四百五十元；小瑤仙經手簽滿六號捐冊，個人捐出一個月的局帳、龍銀一百一十二元；等等。青樓裏的女傭家嫂也不遺餘力。

反擊日本帝國主義者發動的侵略戰，中國是主戰場。中國堅持抵抗時間最長，牽制大量日軍，消耗日本國力。十四年艱苦抗戰，中國死傷人數三千五百萬。“感時思報國，拔劍起蒿萊”，是無數用鋼鐵鍛造精魂的志士以血肉相拼，守衛國土，換取和平。英烈們精神不滅，如日冥冥，光照後人；氣壯山河的團結救國史，

必須永誌不忘。在烽火蹂躪的廣大國土上，又曾經有多少民眾心繫興亡，默默無聞地做着不屈中國人應該做的事，一同迎來了勝利的曙光。碧雲霞她們，值得我們念記。



看不見的刀光劍影

李烈聲

我雖出生於南美洲，却在襁褓之年回到中國，接受中華文化，整個抗日戰爭年代，輾轉於大灣區一帶，而且，都環繞於澳門為中心，所見所聞，所親歷其境，所置身其內，經過三份之二世紀，記憶猶新，如今年事已高，再不寫下來，恐怕很快就要帶進棺材中了。

我起初由南美回到原藉新會，進入一所幼稚園讀書，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發生，平靜的日子終結了，日本軍機常常飛臨轟炸，那時防空意識薄弱，並未挖掘防空洞，日機以機槍向校舍掃射，我狂奔回家，僥倖保留小命，但同學有十餘人中彈身亡，次日我們回校，校舍半燬，黑板上刻着一條條的機槍彈痕，校長在彈痕旁寫了兩行字：“槍彈可以射殺我們的下一代，却射不滅中華民族抗戰的決心。”這兩行文字，我永誌心頭。

於是，父親把全家帶到澳門。在澳門，我進了致用學校，校址為現今雅廉訪提督馬路聖心學校一帶。致用學校是一間愛國學校，校長葉先生嫉惡如仇，他教導我們抗日愛國，那時，他教我們唱《義勇軍進行曲》，又教我們唱“槍在我們的肩上，血在我們的胸膛”，他帶領我們到十月初五街，向商店勸諭罷賣日貨，得到家長的讚許，也使日本商人和漢奸恨之入骨。



澳門四界救災會理事歡送回國服務團第六、七隊出發



當時，在香港，有張愛玲的漢奸丈夫胡蘭成為主筆的《南華日報》，在澳門有漢奸劉某主辦的《西南日報》和《民報》，免費推銷。葉校長絕對不許學生帶漢奸報紙進課室，一旦發現，立即撕碎，追究來源。

在葡萄牙人管治下，澳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雖標榜“絕對中立”，其實在日本勢力壓迫下，早已偏離中立路線，設於西灣的日本領事館氣燄薰天，儼然凌駕葡萄牙人之上，成為澳門的太上皇。葡萄牙人雖然打腫臉蛋充胖漢，一旦日方提出抗議，只能唯唯諾諾，奉命唯恐不及，天天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日本浪人和漢奸強逼商人向漢奸報紙刊登廣告和訂閱，雖然各方投訴，葡方也不敢干涉。甚至在日方壓力下，葡方成立“新聞檢查署”，所有刊物一律需將大樣呈給該署審查，如有稱日軍為“獸兵”“倭寇”和“漢奸”“走狗”“虎狼”等字樣，一律認為觸犯法紀，不許使用。許多反日報紙如：《大眾報》、《朝陽日報》等，常常出現“開天窗”現象，讀者見了，都作會心微笑。

其時，澳門人發起“四界救災運動”，救什麼災？澳葡雖宣佈“中立”，其實，既不中，也不立，亦不許中國人救國，只許救災，故而有此怪名。本來，澳門花界也救國不甘後人，也想參加救災運動，可是，一些大人先生認為花界是下賤的一群，羞與為伍，不許她們參加；花界無奈，只好獨自舉辦，阿姑們把某日接客陪酒收入全部捐出，舞女貨腰所得，全部貢獻給國家買軍火飛機，做得有聲有色，使社會人士對她們不敢再笑“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這些運動使不少青年人加入到抗戰隊伍，有的花界姊妹回鄉充當護士，救傷扶危。

一九四一年的聖誕節，港英侈談固若金湯的香港，守軍見援軍無望，糧彈俱窮，一敗塗地，港督楊慕琦親赴日軍司令部向日酋酒井隆簽署降書。次日上課，葉校長向我們分析時事，談到港英向日軍投降，他要我們舉手高呼：“英國人投降，我們中國人字典中只有死字，沒有降字，打下去！我們中國人寧死不降！”全校師生熱血澎湃，眼中噙着淚水。

從此，澳門進入三年八個月的悲慘“風潮時期”，澳門成為“孤島”，外無洋米、內無積薪，人人都在生死邊沿掙扎求存；有那些虧積居奇的奸商坐擁鉅款，酒地花天，還有那些認賊作父、數典忘祖的漢奸，向居澳的日本特工奴顏婢膝，以乞餕餘，一些市民為之痛心疾首。

要回自由區家鄉就食，並非易事。首先要辦良民證，證明是一等良民，再領渡航證，然後驗糞，步步需付費。驗糞是由日本軍醫主之，地址為白鴿巢花王堂前地，凌晨四時，男女老幼冒寒排隊，等待被篤屎窟，軍醫以一管玻璃管抽取肛門糞便化驗。粵人呼肛門為“屎窟”，故稱此輩為“屎窟鬼”。一直等到上午十時，屎窟鬼邁開八字腳施施然出現，漢奸舌人大喝：向皇軍鞠躬！再高叫：除褲！大家都光着屁股，等候被篤屎窟。漢奸又高叫：屎窟跔高啲！不要讓皇軍低頭聞你的臭屎窟。偶然有人過於緊張而勃勃然放了一排屁，大件事了：“哎呀！你個重慶份子（抗戰時，重慶為陪都，敵偽指抗日人士為重慶份子。）竟然敢對皇軍放屁？好大的膽子！非拉到皇軍領事館好好教訓一頓不可。”此人的下場如何？不問可知。事後，有人在報上寫竹枝詞有句云：“人逢驗糞需留意，勃勃連珠是禍胎。”



我並非從此與澳門告別，到了內地，青年學生意願參加抗日游擊隊，駐守鶴山沙坪墟。由於需向澳門銷售鎢砂以購買西藥、汽油和軍火，我是老澳門，而且會說幾句半鹹淡的英文，常被派出充當小嚮導，故而在整個抗戰時期，對澳門的一切動態，我都了如指掌。

澳葡當局常常誇言日軍拿下香港而對澳門秋毫無犯，是因為在巴西（當時為葡屬）有日僑百萬，日如侵澳，百萬日僑生命堪虞云云，其實無非齊東野語，自邀功績，試看葡屬帝汶，日軍南侵，拿下帝汶如拾芥，帝汶總督的悲慘下場與港督楊慕琦無殊，足證澳葡一派謊言。照一般人看來，日方不犯澳門，是由於澳門是遠東諜都，日方留此小城，利便特工套取情報，而且，距離澳門不遠，有法屬廣州灣，與澳門通航。法國雖亡於德國，而法德軍火商聯手來澳做軍火生意。游擊隊買了一批磁鐵水雷運回鶴山，謀炸停泊西江河口的日方淺水艦，由澳門人捕慢軒蛇潛水高手操刀，除夕，他潛水安嵌於日方淺水艦底，時屆午夜，十枚小水雷齊炸，十聲巨雷，震天動地，淺水艦船被炸得飛上半空，艦沉人亡。此一殊功，應該記在澳門人名下。

在抗戰時期，澳門福隆新街紅牌阿姑的脂痕粉香，與零仃洋上草莽英雄的刀光劍影，聯手幹出多宗巨案，不過，由於某些原因，無人敢於訴諸筆墨，例如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六日，盟軍戰機轟炸澳門新口岸日軍秘密油庫；游擊隊搜救轟炸華南日艦失事墮海的盟機機師；澳門水上人家夜間在零仃洋發射煙花，指引盟軍飛機轟炸日方藏匿無人小島的軍艦等行動；漁民協助受傷游擊隊員偷渡來澳療傷等義舉，着着都有澳門英雄兒女的身影，我們如果再不寫出來，這些英雄美人的熱血和汗水是白流了。當時，他（她）

們與祖國同呼吸，與民族同脈搏，英勇行徑無愧於祖國，無愧於澳門。只是，限於篇幅，我們無法一一寫出，希望後起之秀的澳門作家，能夠不負我們的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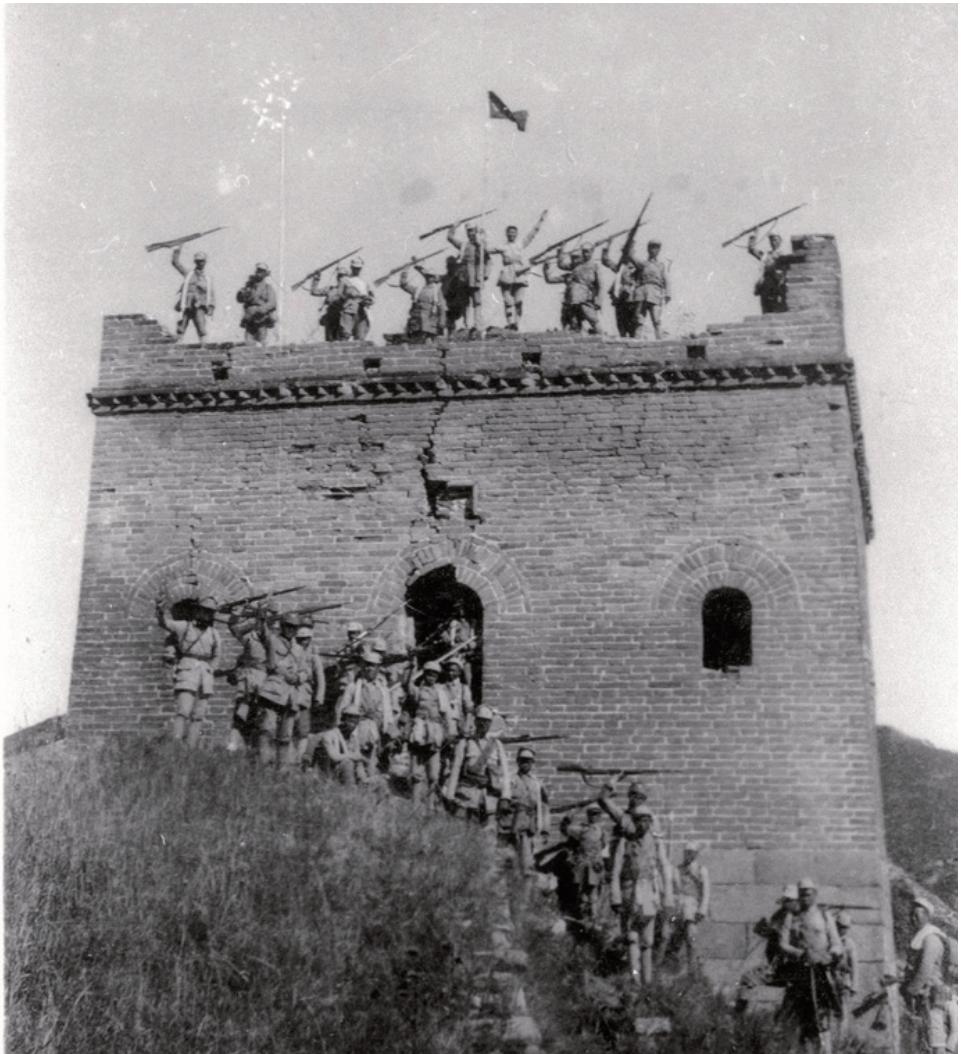
我們需要鋼鐵長城

公 榮

我出席由影像史學家楊克林老師主持的講座，他將幾經艱辛才收集的部分中國抗戰的相片放上網，其中一幅是幾十個被殺害的老百姓橫七豎八地躺在地上，這張相片使我想起星雲大師曾對記者說過，他幼年時住在南京，不幸遇到日軍大屠殺，他與母親連續幾天在屍堆中呼喊和尋找失蹤的父親，結果踪影全無。日寇侵華雖然過了九十多年，但只要看到同胞慘遭殺戮的圖片，心中那股國恨家仇的恨意便久久不能平息。每年的“九一八”當天中國都有隆重的紀念活動，一方面固然是要求我們不要忘記那段可歌可泣抗戰史，更重要是提醒我們國弱就會被人欺凌的現實。

二十年前，即紀念抗戰勝利六十周年之際，我到遼寧撫順的“平頂山殉難同胞遺骨館”憑弔，“九一八”日本侵佔東三省後，在一九三二年農曆八月十六日，日軍懷疑一些村莊有抗日力量，於是便將平頂山、千金堡、東山、西山等村莊的三千多名村民騙到平頂山村的山崖下，村民齊集後日軍便用重型機槍、步槍向手無寸鐵的村民掃射，即場殺害三千多人，日軍屠村燒屍，並以黃土掩埋屍體企圖銷毀屠村的證據。

遺骨館只有約半個籃球場那樣大，黃泥裡埋著八百多具遺骨，我們在館前為死難者默哀，每人別上一朵白花才入館，場面肅穆、凝重，館內沒有導賞員，也沒有任何音響，大家靜靜



八路軍在河北淶源縣浮圖峪古長城歡呼勝利（沙飛攝）



地走著，其實也無須解說，一具具骸骨已告訴我們，侵華日軍都是些衣冠禽獸。經過三副白骨前，依稀還記得旁邊的木牌這樣介紹：一對夫婦知道逃生無望，最後時刻以身體掩護著幼兒，可惜子彈還是從父親的胸中穿出擊中小孩的頭顱。我在白骨前伫立，想到在最後時刻，那位父親是多麼的絕望和憤怒啊。白骨無言，卻勝似千言萬語，它悲憤地向世人控訴日軍的殘酷無情。

那次從東北回來後，參訪團體在議事亭前地舉辦抗戰勝利六十周年圖片展，我當時協助布置，一位老伯走近，望著圖片便對我說：日本仔雖然沒有進入澳門，但澳門百物騰貴，日子很難過，我老竇當時在郵政局工作，每月那份糧只夠買幾斤米，一家幾口人哪裡夠食？唯有煲粥水伴點雜糧來吊命，郵政局前面的石仔路，石與石之間的縫隙長著一些叫做草米的東西，於是我與弟弟便經常來採摘，洗乾淨後混同稀粥來吃。那時候幾百蚊一擔米，誰吃得起？板樟堂有些大屋前經常有人躺著，是餓死或是餓暈沒有人知道，但執屍隊見到有人躺著，不管是死的還是餓暈的，都一併拋到車上運去埋掉。

日寇侵華引發的苦難，我雖然沒有經歷過，但母親在我懂事時便常常對我說：“中山淪陷時，為免‘一鑊熟’，你父親與二姐留在家裡，我則帶著你大哥到村外躲藏。你大哥當時只有幾歲，找到一處荊棘林，用雨傘挖一個洞便躲進去，這樣躲了兩天，你大哥發高燒了，我帶著他去找水喝，山裡那戶人家很善良，那個阿叔除了給我幾條番薯外，還特意煲了一劑山草藥給大哥飲，幸好有他的幫助，否則你大哥條命仔就凍過水了。躲了幾天，一來牽掛著你父親和二姊，二來乾糧也吃得差不多

了，便決定回家，沿途碰到一些被飛機機槍射死的人，有些屍體已經發脹，佈滿蒼蠅。匆匆趕到家，幸好大家都平安無事，現在你大哥一旦談起那段日子總是淚流滿面的。

“那時，經常聽到日本仔會入村的消息，大家都很害怕，人心惶惶，於是便決定逃到澳門避難。你祖母是紮腳的，但她也能與我們一道徒步從中山走到澳門，後來乘船到香港。這時候又遇上日本仔來轟炸，下大雨時街上那些炸彈坑滿是水，有一次我外出時掉進坑裡差點被淹死，後來發覺香港也不安全便又跑回鄉下了。”

小時候聽到這些逃難故事，我無動於衷，好像那是別人的事。但到自己年紀漸大也成為人父時，便深深地體會到，在漆黑的荒野帶著幾歲大的幼兒，一點訊息也沒有，更不知道下一刻會發生甚麼事，這種驚恐無助的環境，莫說幾天，就是一天也嫌太長。現在我想告訴老母親，我已明白當日她所受的苦難了，可惜她早已永遠閉上雙眼了。

我一直在想，日本軍國主義者帶給中國人民的苦難太多太深了，不斷受人欺凌，主要是國家積弱；而用血肉築成的長城，雖然勇氣和鬥志可嘉，但都是無奈之舉，也不是長遠之計。今天，我們希望國泰民安，人民過上幸福的日子，那道護國長城必須是用鋼鐵築成的，使到那些覬覦我中華者連碰也不敢碰，這才是萬全之策。



烽煙鑄骨

——東江縱隊港九大隊烈士的青春壯歌

楊開荊

八十載時光如奔流，然而無論歲月流逝，永不能沖走抗日英烈血的烙印。這張照片把我們帶回到不太遙遠的戰火歲月，在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身處香港邊界附近的活動中，許多年輕的身影走在荒野裏，縱使前路艱辛，生死未卜，他們依然抖擗前行。這一幕讓我憶起同是港九大隊的一位成員，在戰火中壯烈地奉獻青春生命的陳冠時烈士（一九二二——一九四三年）。一九八四年，廣東省人民政府將陳冠時列入革命烈士名單。一九九八年，香港特區政府將他載入一百一十五名為港捐軀的抗日英烈名冊中，永存在香港烈士紀念龕，每年重陽節，香港特首及特區官員、各政黨代表、市民等皆獻花悼念，作為宣揚愛國主義的重要活動。

很慶幸我們生於太平盛世，然而幸福從來不是必然，也非天經地義。時光回到一九三八年，烽火連天、硝煙彌漫，中國人民陷入抗戰的苦難歲月。祖國的南方，中共組織了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總隊，眾多熱血民眾積極投入抗日行列。一九四一年，日軍發動了太平洋戰爭，將魔掌伸到當時英國殖民管治的香港，短短十八天，英軍投降，香港慘遭攻陷，落入日寇鐵蹄下飽受屠殺、饑荒與壓迫。此時，國仇家恨的火種燃燒著青年的熱血。一九四二年二月三日，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港九大隊在



行軍中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

西貢黃毛應村宣告成立，為香港唯一建制的抗日武裝（即後來的東江縱隊港九大隊），在東江及港九地區展開游擊戰。該武裝組織的主要任務包括：建立地下交通線，營救文化精英，例如茅盾、鄒韜奮等，以及一些國際友人；同時要搜集日軍情報，配合盟軍作戰；還要發動群衆，在新界、九龍山區開展游擊戰，增強抗日力量；此外，就是保護漁民與商船，極力破壞日軍海上補給線。基於這些重要的任務範疇，港九大隊設立系統的組織架構，如大隊長及政委，設有政訓室、情報站、自衛隊、各中隊等各司其職。

那時，一位年輕樸實的知識分子——陳冠時，我的親舅父，



就在政訓室擔任幹事，該室負責組織、宣傳、民運、漁民、統戰和國際等方面的工作。這位出生於富裕家庭的青年，放棄安逸的生活而投入艱險的抗日隊伍中，在廿一歲的青春之年壯烈犧牲！這是那個年代許多熱血青年的人生寫照，也是時代的悲歌。

陳冠時的祖父陳雨畦（一八六九——一九三零年），名樹梅，號喜雨堂，晚清舉人，在接受新文化新思潮的影響下，放棄科舉功名，東渡日本留學，後堅決回國建設，與家鄉幾位愛國志士立足鄉土，熱心為鄉民辦學堂、開設公益圖書館、提供法律援助等文化啟蒙活動。陳冠時的父親陳照薇（一八九四——一九五四年），字贊垣，是位開明士紳及教育家，也積極參與及支持抗戰，組織村隊抵抗日軍。他於新會大鰲鎮百頃鄉興建小學，推動平民教育，同時將學校中的“桃蔭別墅”無條件給予中共，進行地下工作，該別墅成為新會第一面五星紅旗升起之地。

再說陳冠時，一九二二年出生在廣東新會外海鄉（今屬江門市江海區），他幼承庭訓，家學熏陶，少年時到香港求學。他在一九四零年春季考入香港中國新聞學院就讀，期間常在學校發表激昂的演講，呼籲共同抗日。在日寇侵佔香港後，學院被迫停辦，師生遭到遣散。國難當前，抗日救亡的火種燃及全國，二十出頭的他決定投筆從戎，參加港九大隊。因知識背景及年輕機智，在政訓室得以發揮所長。當時的港九大隊正在分路推進香港的西貢、大埔、元朗、上水、沙頭角抗日活動，設立據點，為避開日軍的耳目，政訓室駐紮在香港沙頭角的茂密山林中。日子艱苦，出入必須避開日軍的監察。陳冠時除了負責兩個訓練班的學習，還經常接受特殊任務，喬裝打扮進入鬧市刺探情報，同時進行採購和轉運物資，以及秘密運送

報刊到市區。他冷靜果敢，臨危不亂，每次都順利通過有哨兵和巡捕把守的關卡，出色地完成任務。根據他的戰友回憶：陳冠時雖出生富裕家庭，生活卻十分簡樸，執行任務時從沒進過茶樓飯店，為組織節約資源，餓了就啃兩塊麵包喝點自來水，有時甚至空著肚子摸黑徒步回營地。

陳冠時與戰友一起住在高山密林中，共同面對山風瘴氣的侵襲，與蚊蛇蛇鼠為伴；雨季茅棚屋多處漏水，睡在草地上雨水就從身邊流過；寒冷時兩三個人同蓋一張被。被日軍封鎖時，缺糧斷炊，只能在山林中採挖土茯苓和摘野果來充饑。那種高度嚴防、緊張和驚險的日子，是我們活在太平盛世的人難以想像的。

然而明槍不易躲，暗箭更難防。沒有想到的是，他們隱藏在山林的營地，因炊煙在春霧中未散，被附近村的偽村長漢奸黃發仔老婆發現了游擊隊的駐紮地，為了領賞，出賣了游擊隊，向沙頭角日偽軍營部告密。第二天，日軍調動了粉嶺、大埔連同沙頭角日偽警備隊成百人，趁天未亮就包圍了晏臺山政訓室駐地。全體戰士奮起戰鬥，但由於敵衆我寡、兵力懸殊，只能邊戰鬥邊突圍，其間曾福事務長和好幾位隊員英勇犧牲了。為掩護隊友撤退，陳冠時奮身引開日軍，不幸在激戰中負傷被俘。敵寇將營地燒毀，夷為平地，陳冠時被解押到九龍日寇憲兵部。

據原港九大隊黃冠芳隊長憶述：“日軍為逼供，以及引誘游擊隊營救陳冠時，曾把他公開捆吊在彌敦道。”而潛伏在日寇機關工作的陳亮亦動情地回憶道：“在沙頭角日軍駐地，親眼看見日寇兇殘吊打陳冠時的慘況。陳冠時在牢房裡面就認出



了我，但卻守口如瓶，在酷刑下一個字不說，真是硬骨頭的抗日英雄！”被關押的兩個多月間，任憑日寇用吊飛機、坐老虎凳摧殘，他寧死不屈、鐵骨铮錚。最後萬惡的日寇對陳冠時處以極刑，斬首示衆，更將他的首級吊在香港鹿頸村往南沖橋頭的榕樹上。據村民說，陳冠時仍然怒目睜睜，日偽軍都害怕極了，不敢靠近半步。

舅父陳冠時英勇就義，獻出了廿一歲寶貴的生命，以青春的熱血燃亮抗日的火種，譜寫壯烈之歌。他的戰友張子燮在《我只見過陳冠時一面》（載於《香港中國新聞學院紀念集》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三日）一文中情深寫道：“陳冠時的一生是短暫的……在最後的一瞬間，如閃爍火花，噼噼啪啪，割破夜空，放射出萬道光芒，照耀着廣闊的原野。”陳冠時的事蹟，實際上也是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無數英雄的寫照，更是千萬的抗日英烈堅貞不屈地保衛祖國的縮影，體現中國軍人威武不屈的崇高氣節。

我們的國家——紀念抗戰勝利八十周年澳門作家文集



抗戰，永恆的主題

穆欣欣

澳門戲劇界的抗戰

“覆巢無完卵，唇亡齒亦寒。國人救援之聲，風起雲湧，吾儕僑居海外，豈容袖手旁觀。本埠僑胞業有‘澳門各界救災會’之設，傾囊發籃，共致愛國之誠。顧茲事大，端賴群力，眾擎易舉，獨力難支。為集中實力起見，爰合全澳學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組織‘澳門學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以遊藝及表演方式勸捐，各盡所能，各出所願，分門別類，殊途同歸，集腋成裘，共拯我被難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

上述文字，摘錄自“澳門四界救災會”的成立宣言。

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之後，八月十三日由澳門《朝陽日報》《大眾報》聯合發起，組織成立“澳門學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簡稱“澳門四界救災會”）。成立宣言鏗鏘激昂，表達澳門民眾對祖國和民族的強烈情感，以及對救亡運動的關切和支持。從宣言中我們還得知當時澳門已設有“各界救災會”，而“澳門四界救災會”主要以“遊藝及表演方式勸捐”，支援抗戰。這些，契合了影像史學者楊克林先生七月初在澳門筆會講座（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系列活動之一）所言：“抗戰是永恆的主題”。



香港著名影星陳雲裳在街頭賣花籌款支援抗戰

一九三七年九月四日在澳門清平戲院舉行抗戰募捐遊藝大會，戲劇界積極行動，推出新劇。前鋒劇社演出的話劇《烙痕》，是反映東北義勇軍為國犧牲的故事。曉鐘劇社演出話劇《布袋隊》，表現了在民族生死存亡關頭，中國的仁人志士開展對外敵和漢奸的鬥爭。從九月到十一月間，“澳門四界救災會”以遊藝及表演形式，多次為抗戰籌款。此舉不僅向澳門人宣傳了抗戰救國，更體現了澳門上下一心，眾志成城的抗戰力量。現在我們能讀到



的唯一一部抗日時期澳門的原創劇本，是由培正中學暴風劇社集體創作於一九三八年的《聖誕前夜》。劇情講述一位曾經參加過黃花崗之役的老牧師參與抗日地下工作，擔負在聖誕前夜突襲日軍的重要任務。但在行動之前他要與教友們開聖誕餐會，此時恰逢其子從外地回來，老牧師怕犧牲兒子，不讓兒子參與行動任務，但轉念又為自己的私心而懊悔。最後老牧師向教徒慷慨講道，團結教友並帶同兒子一起投入抗日鬥爭中去。可見這部劇作具有現實主義精神，將民族救亡和宗教信仰的精神相結合，映照出澳門的多元文化。此次抗戰影像展中，我也特別注意有一幅佛教徒抗



一九三九年《大地畫報》刊載，發起“游藝救國”，演藝界人士募捐支持祖國抗戰並救濟難民

日的照片，證明國家存亡的危難關頭，全民抗日，並無宗教疆界之分。

培正中學的風暴劇社，曾組成“暴風劇社暑期流動宣傳團”，赴廣西作抗戰宣傳，演出《三江好》《最後一計》《重逢》《張家店》《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父與子》《一個游擊隊員》及《再上前線》等劇目。這些團員，我們並不熟悉，但他們的名字值得被我們一再書寫和記住：林炳光、吳景賢、溫光昌、黎朝信、林炳南、陸萬團、王北海、劉如柏、楊懷、李鑄晉、唐英偉、哈煥然……

在廣西桂林期間，團員們曾與中國話劇創始人之一、戲劇家歐陽予倩見面，並觀摩歐陽予倩編導的改良舊劇——桂劇《梁紅玉》。說起歐陽予倩，早在一九二九年他就應當時廣東省政府主席陳銘樞邀請，在廣州主持創辦“廣東藝術研究所”，傳播戲劇知識，吸引了澳門的戲劇愛好者，為澳門戲劇發展埋下種子。梁寒淡是澳門戲劇界的重要代表人物，曾受教於歐陽予倩，後來在澳門致力藝術教育，培養戲劇人才。這支戲劇的血脈，今天仍在澳門延續。

戲劇之於中國百姓，高台教化和娛樂功能等量齊觀。陳獨秀曾說：“戲院者，實普天下之大學堂也；優伶者，實普天下之大教師也。”中國人的價值觀和為人處世的準則，是通過戲劇傳遞的。國難之際，以遊藝、表演形式向大眾宣傳抗戰思想，鼓舞人心，可見一斑。澳門的戲劇發展一直和祖國戲劇同呼吸共命運，抗戰中“吾人雖不能飛身拯難”，但澳門戲劇界從未缺席。



港星和上海孤島的抗戰電影

一九三八年，我媽媽兩歲。人生第一次出行，便是隨家人從湖北武漢坐船去重慶，躲避戰火。“嘟嘟嘟，快到了！”在船上，幼年的媽媽，和她的姐姐無憂地唱著童謠，她們尚不知前路險阻，戰火無情。

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五年，媽媽在重慶居住，經歷過日軍的重慶大轟炸，躲警報更是戰時歲月的必修課。媽媽記得重慶大轟炸後，她被抱在懷中，大人囑咐她把頭伏下，不要張望，避免看到屍橫遍野的慘象。媽媽也清晰記得，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那天，重慶“精神堡壘”（現稱解放碑）周圍民眾歡呼、徹夜不眠的情形。

回憶起戰時的重慶，媽媽說那就是一幅醉生夢死圖。她的長輩——我的外婆、姨婆們把下館子吃飯、進劇場看戲看電影、去歌舞廳狂歡過成日常生活。別說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就算下一秒的事，她們都覺得無法預料，無從掌控。

戰火中，民如草芥。命懸一線，是時時刻刻之事。媽媽那時就讀於重慶沙坪壩南開小學，幾乎每周日都去泡電影院。她和姐姐兩人買一張票，擠在一個座位上看電影。媽媽常提起她看過的電影明星，有陳雲裳、胡蝶、周璇、李麗華、白光、上官雲珠、舒綉文等。聽多了，我對這些影星也不陌生；我看過許多老照片，她們屬於那個時代的耀眼群星，各美其美，美出個性。其中，陳雲裳是媽媽最喜歡的明星，媽媽現在還能歷數陳雲裳演過的電影：《木蘭從軍》《蘇武牧羊》《秦良玉》《新姊妹花》《風流皇后》等。

一九三九年香港發行的《大地》畫報刊載，演藝界人士發起“遊藝救國”行動，募捐支持祖國抗戰救濟難民。一幅照片吸引了我的目光：“出生於香港的著名影星陳雲裳在街頭賣花籌款支援抗戰”。此次看到展覽照片中的陳雲裳，我有“如見故人”之感。

陳雲裳祖籍廣東台山，一九一六年在香港出生，廣州長大，得音樂戲劇家易劍泉調教，京崑粵劇、歌舞、騎馬、網球、游泳、書畫都有所涉獵。曾登台表演京劇《霸王別姬》、崑曲《刺虎》，容貌本就出眾，再學得一身的本事，艷驚四座，出道即成名。“雲裳”藝名也為易劍泉所起，取“雲想衣裳花想容”之意。陳雲裳後來成為一時無兩的電影皇后，卻在事業巔峰急流勇退，保全名節。

《木蘭從軍》是媽媽在重慶時看過的電影。該片拍攝於抗戰期間，木蘭保家衛國的故事，影射的是戰火中的現實世界，鼓舞婦女走上救國之路。電影裡的歌《月亮在哪裡》，媽媽到今天還會唱。

而電影之外，也是故事。

一九三七年日軍對上海發動大規模進攻，上海淪陷，直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這四年被稱為“上海孤島時期”。而此時的上海電影，卻異常繁榮。又一次醉生夢死，亂世中的民眾更願意躲進電影院看現實之外的故事。一九三九年，上海影界巨頭張善琨從生意經出發，想為開班中的滬光大戲院製作一部開幕影片打響頭炮，於是到香港拜訪避難中的歐陽予倩。據



說歐陽予倩為舒緩生活困境，向張善琨借錢，自知無力還錢，便奉上《木蘭從軍》的劇本，以替代欠款。不僅如此，歐陽予倩還向張善琨指路，推薦了此時已在香港走紅的陳雲裳出演木蘭一角。就這樣，陳雲裳作為港星，到了上海。善於炒作的張善琨，在戲院上豎起“木蘭從軍·新演員·陳雲裳”的巨幅廣告牌，到了晚上，廣告牌四周的小燈泡就閃閃發亮，映襯起陳雲裳的姣好面容。

面對戰火硝煙，陳雲裳說：“我們從事藝術的人，在國家抗戰期中，雖然不能有多大貢獻，但總希望在我們的工作中，能給大眾多少鼓勵！”

《木蘭從軍》公映，毫無懸念地火爆，在新開的滬光大戲院熱映三個月電影，同時也走出了上海，在重慶、南京等地上映。在重慶的媽媽，不但看了電影，還記得一九四零年上海電影雜誌《青青電影》發起的投票，陳雲裳以票王擊敗胡蝶、周璇等人，穩穩拿下“電影皇后”。當時我外婆訂閱《青青電影》，媽媽還沒上學，不認幾個字，卻喜歡翻雜誌看圖片。陳雲裳當選電影皇后的消息，可見影響之大。一時間出現很多以“雲裳”命名的時裝公司、商店和咖啡館，“雲裳”現象大熱。

人怕出名，文藝作品又何嘗不是呢？大紅的《木蘭從軍》也引起過風波，箇中細節這裡不表。然而，又在關鍵時刻，陳雲裳出來表態：“許多出身虎穴，有血性的工作者，她們的艱苦精神，和念念不忘祖國的苦心孤詣，比起一些在內地自由天地裏搖旗吶喊的人，其可嘉可敬之處，未必是前者遠遜於後者也。”

在亂世保持清醒，明辨是非。她的美麗背後，添了一份凜然

和不凡。

《木蘭從軍》也紅到了日本。在上海的日本人為了粉飾和平，數次派人糾纏陳雲裳參加他們的活動，都遭到拒絕。陳雲裳在一次被日本人強行押送到活動現場後，去意萌生。她在一九四三年嫁給一位醫生，退出影壇回到香港，相夫教子、隱世而居。二零一五年香港為她舉辦《雲想衣裳花想容》回顧展。二零一六年陳雲裳以百歲高齡在港辭世，福慧雙修，一生圓滿落幕。

抗戰是永恆的主題，它和每一個中國人息息相關。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

改變歷史的《中國娃娃》

黃文輝



日軍無差別攻擊上海火車南站後，受傷的小孩在廢墟中哭號

曾經高聳的建築已被炸得支離破碎，扭曲的鋼梁如斷翼的巨鳥懸掛半空，頽垣敗瓦恍若巨獸的骸骨，散落在月台之間的軌道上；煙霧從遠處的瓦礫堆中緩緩升起，瀰漫著死亡的陰影。在這片焦黑的廢墟中，一個小小的身影孤零零地坐在滿佈碎片的月台上。他衣衫褴褛，上衣殘留著濃濃一大片尚未乾透的血漬，瘦弱的小腿赤裸裸地露出，沾滿塵土與血污；稚嫩的臉龐因痛苦而扭曲，嘴巴張得大大地放聲哭號，淚水與血痕交織，雙手無助地抓握著空氣，彷彿在尋找什麼，又似在掙扎著不讓自己墜入無邊的孤寂。周圍的一切彷彿凝固了，只有那孩子撕心裂肺的哭聲，穿透這死一般的沉寂，像對生命的最後呼喚，又像對未來無盡的哀悼。這片焦土之上，沒有親人的擁抱，沒有溫暖的庇護，有冰冷的鐵軌、仍在燃燒的火焰，與漫天飛揚的灰燼……

這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廿八日，日本空軍無差別轟炸上海火車南站後的景象。翌日，上海《申報》記下這場浩劫後的畫面：“站內凌亂，牆垣倒坍，而附近之轉運公司及平民居屋，因受震動倒塌者無數，滿目淒涼。嗣至車站前所，遙望車站幾成一片瓦礫場，所有電線亦均被炸墮地，街上尚有滯留之黃包車十數輛倒於路旁，車上並有包裹行李，而乘客及車夫，均已炸斃倒地，缺首斷臂，有肚腸流出者，慘不忍睹。”據記者所述，當時火車站內正有江西會館遣送難民搭車回籍，亦有乘車旅客在此等候買票，故而人潮眾多，死傷累累。事後統計，約有二百人喪生，其中包括十五名嬰兒。那坐在月台上嚎啕大哭的孩子，正是日寇炮火下的倖存者。他的哭聲，控訴了敵人的殘暴，也喚醒了全世界正義之士的良知。

拍下那個孩子在廢墟月台上孤獨痛哭畫面的人，是當時最著名的新聞攝影師——王小亭。



王小亭的職業生涯，橫跨半個世紀，從探險紀錄到戰地烽火，他用鏡頭為歷史留下見證，被譽為“中國第一位有姓名可考的新聞攝影記者”。他原名王海升，英文縮寫是 H.S. Wong，但當時在華的英文報刊，往往稱他為 H.S. "Newsreel" Wong，甚至直接就叫 Newsreel Wong。Newsreel 即新聞短片，起源於一九一零年代早期的電影默片時代，到一九三零年代初，新聞短片進一步進化，結合影像、旁白和音效，成為更具影響力的媒體形式，一般在電影放映前播放，用於宣傳和報道重大事件。王小亭正是中國從事新聞短片拍攝的先驅。

八月廿八日這一天，王小亭是第一位抵達上海南站的攝影師。他帶著攝影機，走進了這片剛被炮火摧殘過的廢墟，用鏡頭記錄下這一幕血腥恐怖的場景。這張照片的震撼力久久不散。一九七二年，美國《生活》雜誌仍收到讀者來信，信中寫道：“王小亭拍攝的《失去母親的中國娃娃》這張照片，從我小時候就一直縈繞在我心中。那是一個男孩還是女孩？那個孩子後來怎麼了？”《生活》雜誌重視這封來信，特地邀請當時在上海《大陸報》（The China Press）擔任攝影師兼助理編輯的羅斯霍爾特（Malcolm Rosholt）講述這張照片背後的故事：

這張中國嬰兒的照片，是在日本轟炸南市上海南站後幾分鐘內拍攝的。當“新聞短片”王先生（Newsreel Wong）抵達月台時，車站仍在冒煙。當時四周空無一人，只有一個哭泣的孩子。他先用新聞影片攝影機拍攝，然後又迅速用萊卡相機拍了一張靜態照片。他意識到自己不能把孩子留在那裡，正打算將孩子抱起時，突然有一些驚恐的人，看起來像是從天而降，沿著月台奔跑，大喊著衝向嬰兒。他們一把將孩子抱走（性別從未確定），隨即消

失在瓦礫堆中。隔天早上，“新聞短片”王先生來到我工作的《大陸報》辦公室（他是赫斯特報系的自由攝影記者），給我看了一些5x7英寸的放大照片。“看看這張！”他說。那正是那張《失去母親的娃娃》。

根據羅斯霍爾特的記述，王小亭應是在回家後仔細檢視影片底片，憑藉多年戰地攝影的敏銳直覺，他察覺到這個倖存孩子在爆炸廢墟中哭喊的畫面，具有極其典型的新聞價值。他特意將這一刻從動態的影片中擷取出來，轉化為靜態照片，使一個瞬間，成為一段歷史的控訴，成為對日寇侵華暴行最沉痛的見證。

這張照片迅速在中國與海外傳播開來。到了一九三七年十月四日，《生活》雜誌以幾乎整版的篇幅刊登了這張哭泣嬰孩的照片，標題寫著：“一億三千六百萬人看到這張上海南站的圖片”。從那一刻起，這張照片便永載史冊，被收錄於每一本歷史圖片的精選集之中。它有過許多名字：《沒有母親的中國娃娃》《血腥星期六》《廢墟中的中國娃娃》《上海火車站的娃娃》，而在中國官方新聞機構中，它被統一稱作《中國娃娃》。當美國《時代》雜誌評選“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一百張照片”時，編輯這樣寫道：

一九三零年代在歐洲醞釀的那種帝國主義野心，早已悄然蔓延至亞洲。然而，許多美國人仍對介入一場看似遙遠又陌生的戰爭保持謹慎與猶疑……直到人們親眼看到日本飛機於八月廿八日空襲後的殘酷景象，世界其他地區才真正為這些無辜的受害者賦予了具體的面容。……對許多人而言，這個哭泣嬰孩的痛苦，正是中國命運的縮影，也是日本暴行的血證。這張被稱為《血腥星期六》的照片，成為歷史上最震撼人心的戰地新聞攝影之一。它



不僅記錄了戰火的殘酷，也揭示了影像對政府與公眾輿論所具有的強大影響力。……王小亭的這張照片，促使美國、英國與法國正式對這場襲擊提出抗議，並悄然推動了西方世界態度的轉變，逐步走向對這場即將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全球衝突的介入。

日本侵略者對王小亭恨之入骨，多次借故拘押他，甚至有傳言說日本軍方曾懸賞重金，欲取其首級。對這張震撼世界的《中國娃娃》照片，日方先是矢口否認曾進行無差別轟炸，繼而竟誣指照片係王小亭刻意擺拍。這種將罪責轉嫁、對真相潑污水的陰謀論，至今仍未完全平息，甚至有中國研究攝影史的學者也隨聲附和此說，令人唏噓。然而，歷史終究不會沉默。拜今日科技之賜，人們已可在網上觀看王小亭當年拍攝的新聞短片（網址：<https://newsreels.net/v/11u6ija>），清楚看見“中國娃娃”在畫面中出現的前後鏡頭，真實無偽。那些別有用心的謠言與攻訐，至此，也該畫上句點。

今年是中國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歲月如流，硝煙早已散去，但那些被鏡頭凝固的畫面，仍如警鐘長鳴，提醒我們不要忘記曾經的血淚與苦難。戰爭，從來不只是地圖上的疆界更易，更是無辜生命的哀號、城市化為焦土的悲鳴，以及人性在極端中被撕裂的掙扎。侵略者或許會試圖掩蓋罪行，甚至篡改歷史面貌，但影像可以作證，記憶不能磨滅。王小亭的這張照片，是對戰爭暴行的控訴，是對和平價值的呼喚。站在歷史的長河邊，我們更應明白：和平，不是理所當然的恩賜，而是無數傷痛交織後的醒悟；珍惜和平，不是一句口號，而是一種對歷史的誠實，對未來的承諾。願那孩子的哭聲，永遠靜默在影像之中，不再回響於現實的天空。

我們的國家——紀念抗戰勝利八十周年澳門作家文集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

明天總有辦法

雲山

每遇陰雨綿綿時，我就想起外公，想起他口述的重慶“八·一九”大轟炸。那是三十年前的暑期，一個落雨天的傍晚。早先幾天似乎一直下着雨，消去溽暑的熱氣，天氣反倒有些陰涼。外公和我並排坐在門檻上，門外青石讓水滴出一排坑洞，他盯着簷邊滴滴答答掉落的雨水出了神，良久過後長嘆一口氣，自顧自擺起龍門陣：



重慶大轟炸後在防空洞窒息的同胞屍體

五十五年前的夏天，他還是個後生仔，被人喚作“王二”，在磁器口茶館跑堂。那時也是此般天氣，落了好幾日的陰雨。

磁器口原係繁華的水陸碼頭，清末重慶通商時衰落了。它挨着嘉陵江，背靠鳳凰山，離市中區尚有一段路程，卻又不太遠。進入抗戰時，市中區常跑警報，磁器口僻靜，並非轟炸範圍，於是不少人家暫棲此處。皮老闆和王嬢嬢本在朝天門繙耀，兼營茶葉買賣，便也到磁器口買下一爿茶樓，一樓一底，柏木老料製成，如生根般牢實。前屋主拉家帶口逃難香港，皮老闆接手經營，王嬢嬢主理磁器口茶館，他則冒着兵燹繼續長守朝天門鋪面。

茶館之於中國人，正如歐洲人的咖啡館。磁器口茶館，鋪面狹窄、進深幽長，擠滿八仙桌，樓下四張、樓上六張，擺着幾十條板凳，卻也容得下百八十人。王嬢嬢張羅不來，要個夥計照應。那時王二才十三、四歲，性格忠厚，手腳勤快，做事機靈，又是娘家後生，便做起茶館跑堂。皮老闆與王嬢嬢，一個兒子上了戰場，一個女兒在西南聯大讀書，兵荒馬亂時節，幾年不曾見到兒女，兩位長輩便將王二當作半個兒子，相依為命。皮老闆每旬到茶館小住一兩日，看看王嬢嬢，順便清理賬目，權當度個旬假。茶館打烊後，他總對王嬢嬢長吁短歎：時局艱辛，店鋪維持不易；日寇肆虐，國家抗戰艱難。到了一九四零年，境況更加糟糕了。

王二不大懂局勢，只是環境轉差，令他益發掛念哥哥“王大”。早兩年，王大隨軍出川，至今杳無音信，不知死活。他不時便向軍裝茶客打探訊息，茶客問詢姓名、部隊、番號，以便託人查問。可王二只記得哥哥喚作王大，兩年前開拔戰場，



哪知甚麼部隊、甚麼番號！軍裝茶客心間明了，心地也良善，便安慰王二說：“好好做事，戰場上有我們，我們就是你哥哥。”

一九四零年八月中旬，淅淅瀝瀝落了好幾天的雨，愁雲愈發慘淡，來磁器口茶館的客人屈指可數，王二也見不到軍裝茶客。那時，王二聽到幾個常客說，德意志閃電出擊，兩大老牌資本主義強國，法蘭西僅抵抗月餘便已棄降，英格蘭則龜縮孤島動彈不得。日寇越加猖獗，妄圖逼迫我國投降，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王二嗅不到危險至極的氣息，但嗅出了竹製茶具發霉的味道，他跟王嬢嬢說，待太陽出來時要曬一曬它們。八月十九日的半夜，王嬢嬢聽到市中區方向傳來的轟隆聲，望見火光映紅半個夜空，她整夜擔心皮老闆的安危，又慶幸磁器口在市郊，沒有工業設施，料想日機不會前來轟炸。八月二十日清晨，一早放晴，王嬢嬢和王二燒起滾水，燙煮茶碗、竹筒、竹簍。他們正欲擺向簷邊晾曬筒簍時，尖厲刺耳的呼嘯聲，一陣緊一陣，震得八仙桌上的蓋碗叮噹作響。王嬢嬢曾在朝天門跑過警報，飛快包起細軟，打掉王二抱起的茶筒，拉起他拼命奔往鳳凰山中。不一會兒，炸彈撞落街中青石板上，火光閃忽，頓時炸開。

磁器口已然一片火海，遠處渝中半島，也冒着遮天蔽日的濃煙與烈火。躲到鳳凰山中的人們，終於熬過要命的大半日，下午警報解除，大家飛快提上木桶，跑去嘉陵江邊接龍取水滅火。

皮老闆蓬頭垢面逃來磁器口，褂子擠破好幾處，手背、臉

龐的血跡早已乾涸，起了烏黑的暈斑，他這時方才驚覺，後怕不已。看見王嬢嬢和王二，皮老闆一手緊拉一個，嘴皮子顫抖着說：“人沒得事就好！人沒得事就好！”

朝天門鋪面燒光，磁器口茶館尚存，只是震塌大半屋簷，皮老闆和王嬢嬢找人修葺屋頂、蓋好瓦片，一直堅持到抗戰勝利，而王二終究沒能尋到王大的音訊。整個抗戰期間，中國軍人傷亡三百多萬，民眾死傷三千多萬，有姓的，沒名的，不計其數，如何查找？

我後來翻閱歷史資料，一九四零年八月十九日夜晚，在零式戰鬥機掩護下，一百多架日軍轟炸機分四批輪番轟炸重慶市區。八月二十日，日軍又再出動一百多架轟炸機，分四批輪番轟炸重慶市郊。據當時不完全統計，日機共投炸彈二百一十六枚、燃燒彈二百零六枚，造成一百三十三人死亡、二百零八人受傷，損毀房屋八百八十九棟五千零六十間，炸毀汽車五輛、民船八艘……

同一時期，希特勒下令德國空軍對英國主要工業城市和重要港口實施大規模轟炸。在東方和西歐，無論重慶，還是倫敦，那幾年都經受住炮火的常年洗禮，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兩大中心挺立不倒，高擎抗戰旗幟遙相呼應，為最終戰勝納粹德國與日本法西斯燃起了燎原之火。

一九四零年八月二十一日，《新華日報》刊有一篇〈以火滅火〉的社論，文中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重慶有位被難同胞，望向嘩哩啪啦燃燒的房子，望着行將毀滅的家園，他對孩子說：“去叫媽媽不要哭，哭沒有用，明天總有辦法。”



《新華日報》寫到：“明天總有辦法”——這種對勝利的堅強信心，是偉大的精神長城。這種希望，鼓勵着我們奮鬥，鼓勵着我們犧牲，鼓勵着我們去創造歷史的奇跡。

二零一五年，中國引進了戰時拍攝的抗戰紀錄片《苦幹》，它於一九四一年在美國公映。片中放映出十多分鐘“八·一九”大轟炸真實影像，沒有一句解說詞，代之以轟隆隆的爆炸聲、滿屏幕的濃煙與烈火。我看過不下十遍，對外公的戰時經歷、對他的內心世界有着更深的了解和體悟，可惜他永遠也看不到、永遠也聽不到了。

《苦幹》片頭寫着：“轟炸摧毀了這個國家，但轟炸能擊垮建立這個國家的人嗎？他們擁有強大的內心，我們看到中國是如何抗敵，時刻創造着奇跡。這就是‘苦幹’，刻苦的奮鬥。中國人與生俱來的精神，深入在他們的靈魂與命運之中，永垂不朽。”的確，今天的中國人早就肩負起前輩們所創造的歷史奇跡，即令當下局勢紛雜，大家也樂觀以對，更篤信風雨過後，彩虹愈發絢麗，前路愈加壯闊。因為，烈火淬煉出的抗戰精神——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視死如歸、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百折不撓、堅忍不拔的必勝信念——已然內化進每一個中國人的心魂，無論面臨風雲變幻、面對何種挑戰，定然迎難而上、埋頭苦幹，創造出新的歷史奇跡。正如屋簷邊的雨水，這一點兒，那一滴兒，點點滴滴永不止息，終有穿石的那天。”

我們的國家——紀念抗戰勝利八十周年澳門作家文集



黑白的長城魂

譚健鋤

三十多年前，我父親在家鄉給我買了本叫《祖國》的少年讀物。這本書除了封面為彩色外，所有圖片都是黑白的，文字非常多，還配上散文詩，厚厚一大本，頁面泛黃，紙質很脆，標準的八十年代特徵。今天的青少年未必喜歡這樣的設計，但在物質條件匱乏的年代，這已讓我如獲至寶。而書的封面就是一片綠野和崇山，上面蜿蜒著灰色的長城。

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讓青少年認識“祖國”，最好的鑰匙就是中華文化和歷史，特別是後者，她源遠流長，綿延不絕，我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或民族，自創製文字開始，數千年來文明從未中斷，雖經歷無數劫難卻從未被消滅和同化，至今仍屹立在世界之林。那本書，講的就是中華文明和歷史。而設計者把長城印在封面上，其深意和內涵，只有歲月的沉澱才能讓一個由少年變成中年的人，愈加獲得體會。

我很記得書裡有一幅照片，介紹的是八路軍抗擊日本侵略者。畫面就是以古長城為背景，近處，一名勇士半弓著腰，微微向前探，手持“駁殼槍”，舉目凝神，估計是位指揮員；他身旁，另一名戰士俯臥於草叢間，手扶機關槍準備射擊。

多年以來，這幅照片一直印在我腦海裡，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八十周年，我在澳門的紀念展覽大廳裡再次看到它，而且是放



一九三九年秋，八路軍戰鬥在古長城上（沙飛攝）

大了多倍的效果。

黑白照片是凝固的歷史。

古來征戰幾人回？照片上的戰士很大機率看不到日本投降的新聞。八十多年，他們的身軀早已融入天地間，那野草和野花不知換了多少茬，就連他們手上的武器估計也早已朽爛成零件，散落湮滅。只有長城，仍舊雄姿英發。

小時候，生長於和平年代的我不會知曉戰爭的殘酷。但我對歷史，尤其是對有硝煙的歷史逐步培養出濃厚的興趣，至今仍為此孜孜不倦地涉獵。

小時候，我以為抗日戰爭只是一件持續八年的普通歷史事件，打完日本人，戰士們就回家了。而且日本人不自量力，在中華大地上被我們打得丟盔棄甲，直至狼狽逃竄。甚至，區區地道和土製地雷就能嚇得他們屁滾尿流。



然而，真實歷史是這樣嗎？一九九四年上初中前夕，我看了電影《血戰台兒莊》。這部電影讓一個少年把日軍滑稽的漫畫形象扯掉了。抗日，原來是民族生存的背水一戰！為什麼？看看中國軍隊付出的慘重代價！看看那些裹著簡陋的手榴彈和日軍坦克同歸於盡的士兵！看看敵人的訓練有素、裝備精良而中國軍隊衣衫襤襠、武器落後得簡直不止用寒酸來形容！

中國歷史上，異族侵略無數次，以華夏為核心的族群雖然舉行過無數英勇抵抗，但也不是每次必勝。然而，那些來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哪怕統治了中原地區，卻無法同化華夏，反倒是要麼被華夏同化，要麼失敗退回北方。因為，華夏文明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於世界上可謂獨領風騷，雖然軍事失敗、政治失敗，但文明從未感受到危機，入侵的“蠻夷”反而自覺或不自覺地融入到華夏體系中。這，也是中國士大夫一以貫之的文化自信。

然而，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時代變了。當我們文明衰落時，一衣帶水的鄰國卻不合時宜地崛起了。當一個現代化工業國用先進的武器和完備的系統入侵一個落後的農業國時，你以為光靠地大物博和人口眾多就能打敗他們嗎？這是文明的碾壓！作為入侵者，日本軍國主義的野心和強大，是中國歷史上從未遇到過的！

琉球，被日本吞併了，她的文明和歷史已逐步消失在歷史的塵埃中；台灣，五十年的日殖終止於一九四五年，而八十年後，當下的台灣文化仍處處可見日本的影子。

可怕吧？你能想像當代的中國版圖上沒了雄雞的脖子，沒了東三省，卻多了個叫“滿洲國”的地方，而那兒的人熟練地使用

日語，以做日本人為榮嗎？或許局勢進一步惡化，還有更多的“滿洲國”在祖國支離破碎的身軀上蠢蠢欲動。

一九五五年，上初中的第一年，迎來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五十周年。老師讓我寫篇電影觀後感參加徵文比賽，我就寫了《血戰台兒莊》的觀感。可能是被激烈的戰鬥場面所震撼，文字裡處處是些血腥場面的還原，最後還加上生硬的口號式的讚頌。現在回想起來，很是幼稚。而當得知作品並未獲獎時，自負的我居然把手稿扔到火盆裡讓其灰飛煙滅。不但幼稚，還挺可笑可嘆！其實，以我當時的認知水平，也只能這樣寫。就像《血戰台兒莊》的道具師們，他們能把道具做到精細如二零二零年上映的電影《八佰》那樣嗎？

但也就從一九五五年開始，我買了許多書籍，痴迷於研讀歷史，特別是我國的戰爭史和二戰史。

今天，走在澳門這座沒有經歷二戰炮火洗禮的小城，走在掛滿抗日戰爭圖片的展覽大廳，走在那幅我自小就認得的攝於古長城的抗戰照片前，我胸中的千言萬語卻又最後歸於無聲。

由於照片被放大，許多當年忽視的細節一一展現。俯臥的八路軍士兵，軍帽上有國民黨軍的帽徽，這是國共合作的見證。我不禁想起一句詩：“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清晰地記得這是一九五五年看抗戰紀錄片時屏幕上彈出的解說詞。不過直到這些年，我對文學產生濃厚興趣後才發現，那是出自魯迅先生的《題三義塔》。

戰士手持的機關槍是日製大正十一式輕機槍，如此看來，這



是戰利品無疑。日本的機槍在當時工業國中可謂平平無奇，甚至有粗製濫造之嫌，可面對中國軍隊卻能大開殺戒！而這樣的武器在八路軍眼裡，簡直如同珍寶。曾有一數據顯示，為繳獲一挺日本機槍，八路軍需要付出一百人左右的生命代價！

這些都是絢爛如鮮花的生命。如果照片裡的畫面有動態，我想像戰士們在緊張的戰鬥餘暇，會不會也閉上眼睛，躺在陽光下的原野，拿一束蒲公英放在嘴邊，浪漫地把花絮吹開，吹給自己的心上人？

不遠處，長城一座座烽火台靜默肅立。這些為了抵擋蒙古和滿洲人而修於明代的國防設施在幾百年間已習慣了刀光劍影和血雨腥風，還有戌卒的寂寞恐懼、征婦的幽怨牽掛，每一塊磚彷彿都被歷史的滄桑浸泡得沉重和壓抑。但，在拍攝照片的那個時代，長城的內心又必然是異乎尋常的波瀾起伏。

這是前所未有的一場戰爭，也是讓中華民族徹底告別舊時代的戰爭。

覺醒，才有鐵血；得道，才能多助；堅持，才有希望。我想用這簡短的話告訴長城，這就是我學史的心得。

我曾經在十歲和三十歲時，都在長城上散步，那是愉悅的放鬆，但可曾想過，沒有八年抗戰的勝利結局，這長城的意義是否完全被顛覆？世界上還有人記得長城是何物？

長城的原始結構當然不能抵擋武裝到牙齒的現代化敵人，但

長城，是決心，是圖騰，是信仰，是依靠，是民族的骨架，是靈魂的皈依，這無形的支撐，伴隨我們的先輩迎來黎明的曙光。

今天如果再寫電影觀後感，我不會寫炮火漫天的《血戰台兒莊》和《八佰》，也不會寫場面令人髮指的《金陵十二釵》，我會寫幾十年前的老電影《戰爭子午線》，那是抗戰最艱苦的時期，幾個少年與長城的故事。

展覽的這幅照片攝於一九三八年春天的河北萊源浮圖峪，當時可謂戰爭最激烈、日軍最囂張的時候。幾乎同一時刻，南邊上千公里外的徐州一帶已激戰正酣，台兒莊戰役就是其重要一環。

照片拍攝者是著名戰地攝影家沙飛，他原名司徒傳，祖籍廣東開平。那是一個以司徒和關姓著稱的僑鄉，比鄰我的家鄉新會，廣義上今天我們都是江門人。向這位英勇的同鄉，向照片上的戰士們，更向所有為正義事業犧牲的人，我深深鞠一躬。

其實照片裡的烽火台下，還有一排戰士匍匐隱秘在草叢間，雖然我看不清他們的眼睛，卻分明感受到他們準備伏擊的眼神和怒火。長城，護佑著千千萬萬無窮無盡的愛國者。哪怕在天涯海角，也有長城的魂魄在激勵那些戰鬥的人，正如我走在開平赤坎的潭江邊，看到一座碉樓。據介紹，當年有七位村民為抵抗日軍而殉國於此，是為“南樓七壯士”。

《祖國》這本書後來散失了，而前幾年我又在舊書攤上買了本一模一樣的。我未必會再仔細閱讀，但看著封面的長城，會有股無窮的力量在心中湧動。



至仁至義，有始有終

太 皮

每當《義勇軍進行曲》的旋律響起，我們心中總會湧起一股肅然的感動。這感動血脈相傳，儘管我們未曾親歷戰火，但先輩們經歷過，他們用鮮血和生命鑄就歷史，將抗戰故事刻入中華民族的血脈和心靈。八十多年前那場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中國人民前仆後繼、浴血奮戰，最終贏得勝利，為今日的世界和平奠定基石。

中國今日的發展成就，澳門今日的繁榮穩定，一定程度離不開那些在抗戰中犧牲的軍民。他們的英勇與堅韌，值得我們銘記。國歌的歌詞至今仍振聾發聵，提醒我們：儘管中國堅持和平發展，不稱霸、不擴張，但若外敵來犯，中國人民必將眾志成城，面對敵人的炮火也絕不退縮、絕不畏懼。歷史早已證明，任何侵略者都休想在這片土地上得逞。

澳門雖未直接遭受戰火蹂躪，但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橫掃東南亞，香港及廣東沿海相繼淪陷，澳門成為日佔區包圍下的“孤島”，進入了長達三年零八個月的“風潮”時期。據已故澳門著名教育工作者黃就順記載，儘管澳門名義上是中立區，但海上交通斷絕，糧食供應幾乎中斷。原本依賴進口的洋米無法運入，本地米價瘋漲，百姓生活陷入絕境。飢餓的民眾只能以木瓜莖、野菜和榕樹子來充飢，高士德馬路榕樹子甚多，出現民眾爭拾的景象。能吃上一碗稀粥的家庭，已屬萬幸。他寫道：“當時有一種‘馬



八路軍救出父母雙亡的日本小姑娘，籌款派人專程送她們回仍在交戰中的日本兵營（沙飛攝）

粟’，堅硬非常，基本上無法煮爛，難以消化，食者從大便排出；飢民已飢不擇食，我曾見不少飢民竟從糞便中撿回粟米再煮食。”

更令人痛心的是，飢餓催生了種種慘劇。黃就順回憶：新橋的盛記白粥店門前，常有人剛買到糕點油器，就被餓極的飢民一把搶走，也不理會食物熾熱，直往口中一塞。搶食者“是絕不會逃跑的，任你痛打他，事實上他已餓到無力逃走，被搶者只好無奈，



自嘆倒霉”。坊間更流傳“殺人充飢”和“殺子慰妻”等駭人傳聞。一九四二年新春期間，澳門遭受寒流襲擊，飢寒交迫，彈丸之地單日死亡人數竟曾高達四百人。

沒有直接遭受戰火蹂躪的澳門尚且如此，被日軍鐵蹄踐踏的中華大地，其慘狀更難以想像。翻開抗戰時期的影像資料，那些記錄日軍暴行的照片，至今仍令人憤懣難平——無辜的平民為何要遭受砍頭、刺腹、活埋等非人虐殺？

國力弱小，必遭外侮。軍國主義者在中國犯下的罪行絕對不能抹去、絕不能被遺忘，那些珍貴的影像無論如何都得好好保存。唯有銘記歷史，才能警醒國人：和平並非理所當然，而是無數先烈用生命換來的。

在眾多抗戰影像中，有兩張照片格外引起我的注意。一張是當時的八路軍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將軍牽着一個日本小女孩的手，面對鏡頭，目光溫和；一張是他蹲下來，送別坐着挑筐中的小女孩，親切地摸着她的頭。

我翻查資料，了解到相片背後，原來是一段跨越敵我的人道主義佳話。一九四零年八月，八路軍在百團大戰中攻佔日軍燃料基地時，發現了日本小女孩美穗子和她的妹妹。她們趴在母親遺體上慟哭，絕望無助。聶司令得知後，立即下令：“孩子沒有罪，將她們送到指揮所。”

在紅河漕村的前線指揮所裡，聶榮臻這位鐵血將領展現出慈父般的一面。美穗子常常拽着他的衣角，形影不離。他親手為她

餵稀飯、削雪花梨，還安排軍醫悉心照料。然而，前線戰事激烈，出於安全考量，他決定送姊妹倆返回日方。

臨行前，聶司令特意與美穗子合影留念，並修書痛斥日寇罪行，同時囑託對方保護和哺養兩個孩子，希望能讓她們回到親人身邊，免受戰火摧殘。聶司令義正詞嚴地寫道：

“我八路軍本國際主義之精神，至仁至義，有始有終，必當為中華民族之生存與人類之永久和平而奮鬥到底。”

在八路軍戰士的護送下，姊妹倆被安全送至石家莊日軍駐地。遺憾的是，不足周歲的妹妹後來在日軍醫院不幸夭折，而美穗子最終回到日本。這段跨越敵我界限的佳話，被軍旅記者沙飛用鏡頭永久定格，成為殘酷戰爭中的一抹溫情。

歷史告訴我們，戰爭的悲劇往往源於人們的野心，源於生存物資的失衡，源於國力的懸殊。唯有國家富強、民族團結，才能避免重蹈被侵略和被覬視的覆轍，面對外侮，也能毫不畏懼。中國人應如聶帥當年所言：

“至仁至義，有始有終，必當為中華民族之生存與人類之永久和平而奮鬥到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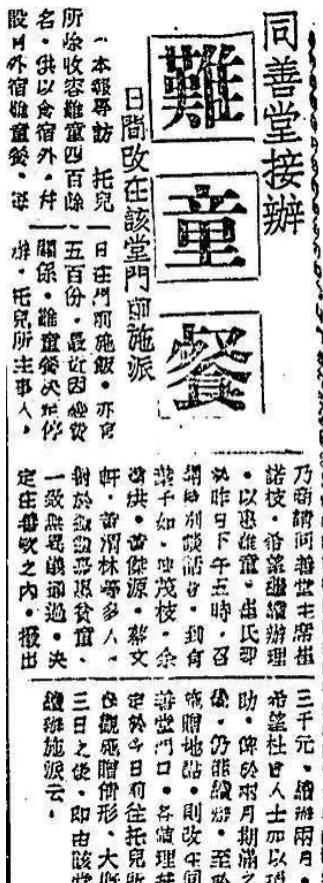
今年是抗戰勝利八十周年，這段歷史，不僅屬於過去，也屬於現在，更能照亮將來。作為中華兒女，我們要銘記苦難，這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讓和平薪火代代相傳。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

從難童餐到勝利餐

袁紹珊



《華僑報》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對
同善堂難童餐的報道

澳門在抗日戰爭期間因為中立區的地位，成為許多飽受戰爭苦楚的難民的庇護所，人口激增。廣東和香港等地相繼淪陷後，向來依靠糧食進口的澳門物資供應短缺，加上交通受阻、進出口限制、奸商囤積居奇，小城米珠薪桂，餓殍滿途，市民難民只能以野菜、番薯藤、樹根等充飢，搶食、餓死等慘劇時有發生。烽火連年，大量難童流離失所，亟待救濟。

澳門雖是名義上的中立區，但民間並不自掃門前雪，反而積極雪中送炭，在抗戰時期發揮了重要的救濟力量。面對大批難童到澳，澳門各界先後成立難童學校、難童義學、難童教育所、難童療養所、托兒所等，難童餐的推行，則是較少人提及的一段佳話。

難童餐

當時澳門一些慈善機構對難童施



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同善堂值理與難童合照紀念（同善堂藏品）

粥救濟，如天主教救濟會主辦的兒童寄托所設有外宿難童餐，施派於所外未收容之難童，每日派出七百餘份，為期六個月。抗戰時期較具規模和持久的難童餐計劃，主要由同善堂操辦。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一日起，同善堂接辦難童餐，每日分別在台山托兒所和該堂門前兩處施派共一千份。後因仍有大量貧童挨餓，翌月起即把難童餐增至一千五百份（後增至一千六百份）。一九四五年初獲鹽商資助，每日施贈增至一千七百份，直至抗戰勝利。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六日小龍劇社於平安戲院為同善堂難童餐演劇籌款
結束後的合照紀念（同善堂藏品）

相比同期進行的對成年貧民的施粥、施票救濟，難童餐在執行上頗有組織，秩序井然，如臨時領食證上須填寫姓名、住址、性別、家長、職業及介紹人或蓋章，或簽字始有效，其後更安排貧童照相，以便憑領餐證對照領食，此亦是難童餐計劃比難民餐計劃維持更久的原因之一。

同善堂接辦難童餐後，為解決經費，多次舉辦演劇籌款。一九四三年四月，澳門富商梁松、戴文渭、葉子如等，提倡舉辦一種空前未有之慈善滑稽運動大會，“會中節目，甚為豐富，為社會名流殷商隊對記者隊足球賽及敦請年高德重之老人，舉行田徑賽，女伶對歌姬界之球類比賽等，幾無一而不是滑稽突梯之創舉”，以為同善堂籌募難童餐經費。後因新馬劇團全體藝員新馬師曾、上海妹等慨允義演，故改慈善滑稽運動大會為演劇大會，清平戲院亦慨然豁免院租。此次義演於一九四三年五月卅一日開演，全部收入實得雙毫一萬七千零九毫二仙、西洋紙一萬一千三百零

一毫五仙。一九四四年二月十六日，小龍劇社、平安戲院亦曾聯合代同善堂為難童餐演劇籌款。

難童餐數度因經費不足而有暫停之危，幸得社會人士及團體以各種名義籌款，眾志成城，共克時艱。如澳門歌姬界為響應籌募難童經費的號召，於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日假清平戲院發起義演，共籌得一萬餘元。又如象棋義賽或義花勸捐等，澳門富商高可寧曾以葡幣一千五百元購買義花一朵，以助難童餐。甚至出現一些今人看來頗為轉折的義助舉措，如酒廠送贈裝酒券及棍廠送贈裝棍券，以供轉售募款；某烟草公司則送香烟及鼻烟數百包，同善堂派義學生分隊沿門勸售，以撥作難童餐經費。

避難在澳門的著名書畫家如高劍父、馮康侯及楊善深等，多次舉行書畫義展。如一九四四年三月，書畫大家高劍父等發起“籌募同善堂難童餐經費書畫展覽會”。義展印製畫券，並組織卅六隊加以推銷。義展借用澳門商會二、三樓為展覽會場，展期七天。由藝術家五十餘人捐獻佳作四百餘件。全場最終籌款三萬八千餘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著名嶺南派畫家高劍父為同善堂籌募難童餐經費，在澳門商會舉辦書畫展（同善堂藏品）



元。書畫會售餘的四十四幅書畫，則請各同善堂值理認購，共沽得一百四十五元，撥捐難童餐經費。

加餐、聖誕餐、勝利餐

除卻人道關懷的原因，孩童身心的健康成長關乎國家復興大業，難童的飲食備受各方關注。同善堂的難童餐，實為粥品，每天用水五百斤，白米六十五斤，眉豆二十斤，生油斤半，食鹽五斤，陳皮二兩，乾薑六兩，用老糠一百二十斤煮好一鑊。材料配搭起療饑之效，更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為難童補充營養。

由於難童餐每日需用白米頗多（後來增至一百二十斤），除靠善長捐助外，均購自市面米店。為繼續施濟難童，同善堂不論價高，繼續向市面米店採購。但因糧價飛漲，支出浩大，經費不敷，停辦堪虞。澳門米業行商有見及此，特於一九四三年八月廿八日召集業界代表開會討論，決議用一次性捐助方式援助同善堂難童餐，即席認捐三千穀、一千七百米。至戰事後期，難童餐一度改用大米七成，價廉的碎米三成混合煮粥，俾得施賑可以維持較長時間。

其時不少善心人士，不以善小而不為，對難童特別關懷，偶爾有“加餐”等營養補給的善舉，如捐贈肉食（多是豬大腸、豬雜、豬油渣等）、生葱、食鹽，為難童粥加料，“星期日用豬油渣豬雜等勻羹，使難童亦於每一星期得一嘗肉味”。如上架木藝行曾捐助鹹豬肉二十斤，佛笑樓主人黃漢興亦曾捐贈鹹牛肉七十斤，交同善堂為煮難童餐加料之用。公益菓菜欄致送鏡湖醫院救濟難童委員會菓品清單中，更有沙田蜜柚、新會甜橙、桂林馬蹄、花點香蕉、大紅柑各一笠。

難童餐雖然有入不敷支的困難，但在某些特別節日，也會適當增量，為難童增添一些喜樂。如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廿五日，在得到澳門社會人士支持下，澳葡當局特別推出“難童聖誕餐”，“備辦聖誕難童餐一萬份，以五千份分贈各義學貧童，並規定以五千份分贈各區及街邊之難童”，凡屬中國難童，年齡在十六歲以下者，均可領取餐券，在同善堂、鏡湖醫院、培正中學、協和中學、良友球場、中德中學、保血公司、望廈粥場等任一處領餐一份，但必須親自準備碗箸，以便到場食用，因該餐之飯菜，不得攜帶出外。澳門富商高可寧更向每名難童送贈紙幣五毫，以作聖誕禮物。

一九四五年九月初，祖國勝利，薄海歡欣，各售粥場轉售米飯，同善堂及托兒所之難童餐，改派勝利餐，內有南乳扣肉飯，每名難童可得一大碗，以符普天同慶之旨。更有善士李樹榮備勝利大餅八百個，轉發托兒所貧民難民營等貧僑餐食。

澳門的難童餐計劃，可說是風潮時期一場由各界熱心人士費心經營、無私奉獻的慈善接力賽，當中的各式義演、勸捐，想方設法為難童供餐、加餐，乃至提供聖誕餐、有南乳扣肉飯的勝利餐、勝利大餅等暖心義舉，都是澳門為國分憂解困、發揮人性之光的明證。

讀者們，下次若有機會在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美食之都的澳門大啖南乳扣肉飯，下箸前不妨先回想這段超越口腹之欲的救助難童計劃，感受飽飯之可愛、戰爭之可恨、和平之可貴、人性之可信、幸福之可喜。



烽火記憶

谷 雨

我的父母分別出生於一九三四年的新加坡和一九三八年的重慶。他們成長的歲月，正是日本侵略者鐵蹄踐踏中國與東南亞的黑暗時期。

母親兒時最初的記憶，除了外婆哼的搖籃曲，應該還有防空警報淒厲的長鳴。一九三八年的重慶，天空被撕開一道道傷口，而她就降生在這傷口滲出的血痕裡——在重慶合川的顛沛流離中，她和孿生姐姐提前來到了這個世界。

母親是她的奶奶接生的。當外婆喊腹痛時，母親的奶奶責怪她說：這才六個多月，怎麼就叫痛？結果，第一個女嬰出生了，那是我的大姨。外婆還在喊痛，為她接生的她的婆婆說，別人生完都不痛了，你怎麼還叫痛。結果五分鐘後，我的母親出生了。因為在逃難，沒有產前檢查，一大家子人都沒有發現，我的外婆懷的是一對雙胞胎。

因為早產，兩個女嬰都很虛弱。尤其是母親，瘦小的她好像沒多少生氣。那日遇到日軍空襲，我的外公外婆抱起身體稍微強壯些的大姨，打算放棄氣息微弱的小女兒。太祖母到底不捨，她用枯瘦的手臂抱起不足月的母親說：“我反正老了，你們快些去防空洞，我就留下來陪著這孩子吧。”裹了小腳的老太太走路不便，她抱著母親躲來江邊。蘆葦在風中低語，將最後一絲生氣渡

給襁褓中的生命。母親在祖母的懷中動了一下，呼吸明顯了。她，活了過來。多年後母親總說，是那年嘉陵江上的風，把她的魂從閻王殿門口吹了回來。

戰爭結束了。一九四六年，外祖父所在的中央大學遷回南京。當時，母親在南師附小學的全班同學幾乎都會說一口四川話。

曾帶著母親兩次去日本旅行，在她已有些失智之初。但父親終其一生都拒絕踏上日本國土，甚至看到太陽旗都會心中不舒服——這份刻骨銘心的仇恨，源於他親身經歷的馬來亞淪陷。

祖父原就是一間華文學校的校長。“七七”事變後，馬來亞的華僑都積極投入支援抗戰的行列。他們不但自己捐錢，還組織學生義賣手做的紙花，將多年的存款、籌募到的捐款都寄去國民政府在上海的銀行。以一己之力為抗戰作貢獻。



南洋僑胞回国參戰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珍珠港事件爆發。翌日，日軍入侵馬來亞。他們突然強行登陸馬來亞北部吉蘭丹州的哥打巴魯。當天，英日雙方激戰到夜晚，英軍大敗，日軍佔領哥打巴魯的市區和機場。

我的祖父母帶著父親回到雙溪拉蘭。那時，每天都有往南撤離的英軍一車車開過門口。不懂事的孩子們還高高興興地向車上的人們揮手，渾然不知災難將臨。

在高射炮聲與英軍、日軍的空中交戰之後，英軍漸漸不見了，日本人闖入了他們住的小鎮。父親清晰地記得，有一日全家正圍坐著吃飯，聽到街上雞飛狗叫，大家都不敢多言。突然傳來敲門聲，一開門，竟是一個日本軍官和幾個日本兵。或是見到祖父儀容威嚴，那個軍官竟鞠了一個躬就帶著士兵離開了。

祖父是當地有名的教育工作者，受大家尊重，侵佔了雙溪拉蘭的日本人想請他出來擔任學校的校長。祖父對家人說：“絕不做亡國奴，死都不能當漢奸。絕不給日本人辦事。”他連夜帶著全家老少八人加入逃難的人群，一路往郊外逃。夜晚時分，全家隨人群逃到一戶人家那裡。房主是有錢的華人，他給這些逃難來的人們每戶一個房間。那夜大家都安靜地住下，連孩子都不敢大聲說話。

晚上有幾個青壯年偷偷跑出去，捉回一隻不知從誰家跑出來的豬，殺了之後分給大家，父親一家也得了一份，“記得裡面還有豬肝。”

不為日本人做事，就意味著無法在原來的地方住下去。祖父母不得不帶全家往深山裡走，後來逃到武吉侖武（馬來語是“黃牛山”的意思）。山中有一個橡膠園，園中有一個大草屋。一起逃難來的人們又遇到了好人——橡膠園主人給了大家一個安身之處。

父親一家分到高腳屋右邊那間，牆是薄木板，有木梯。因為只有一個房間，全家八口只能一字排開睡覺，但總算安頓下來。

不久，一起逃難來的人們漸漸都搬走了，最後只剩父親一家。祖父死都不肯回鎮上去做校長，他買了輛自行車，學了一陣，就想做點小買賣——從泰國邊境買辣椒乾，再拿到附近去賣。結果有一天他渾身是血被送了回來，原來那天他騎車不小心摔下了山坡，渾身是傷，好在無大礙。讀書人，手無縛雞之力，也不會做買賣。但也正因為這書生氣，讓他堅持在最困苦的時候，都守住自己的諾言——不當漢奸。

父親一家住在山裡，糧食是個大問題。沒有吃的，只能去抓山裡的蛇和野生動物，找些野菜裹腹。才五、六歲的父親已會和他的外婆去抓河裡的小螃蟹和魚。他們也曾因為吃野木薯全家腹瀉，險些送命。山裡蚊蟲多，所有人都染上了瘧疾。每天都發作，開始是全身發冷，冷得像入了冰窟，渾身發抖，尤其是父親的外婆，病勢十分凶險。後來家人把胡椒磨成粉加水，大家喝了，結果都全身發燙，熱到外婆要往河裡跳，大家花好大力氣才按住她。最後是祖父從印度人那裡弄來了奎寧，這才治好了全家的病。

父親雖然年紀很小，但偶爾會和大弟弟一起下山去買點日用



品，每經過日本人所在地，所有人必須對著那膏藥旗和日本兵鞠躬，否則輕則一頓打，重則丟了性命。這就是為何父親到晚年仍非常討厭日本旗和與日本有關的一切。

住在山上，簡陋的房子用植物的葉子編織後當屋頂，久之會腐爛、漏水。要不斷加新葉子。我的祖母當時已懷了姑姑，到快分娩時，只能用草鋪在地上……。

後來，走投無路的祖父帶著全家投靠了他的好友，那位朋友在波各先拿的鄉下有個小果園，全家終於下山，有了稍微像樣的住處。在那裡，他們發現有人用手搖發電機聽廣播，也就是從廣播裡得知太平洋戰爭的情況，知道了日本人節節敗退。祖父非常高興，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還沒投降，祖父已帶了全家回到原來的住處，準備迎接勝利。家已經破敗，家具和所有的東西都不知去向，但人活著，而且經過那麼艱苦的日子，迎來屬於祖父，也屬於家人的勝利——不做漢奸，不為日本人做事。大家都只感到無比的快樂。

父親已去世多年，這些往事是在他癌症去世前寫下來的。這是上一輩的經歷，如今翻閱這些泛黃的記憶，驚心動魄的往事已沉澱為平靜的敘述。但那些蘆葦叢中的呼吸、深山草屋裡的堅持，都一直在提醒我們和平的可貴，戰爭的殘酷。我們這一代人出生在文革後，基本躲過了十年動亂，也沒有真正經歷過戰爭，是幸運的一代。願我們的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安居樂業。願子孫後代都在和平的環境中生活。永不再受我們祖輩、父輩經歷過的苦難。

我們的國家——紀念抗戰勝利八十周年澳門作家文集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

不活在過去

沈慕文

紀錄片《里斯本丸號沉沒》倖存者之一的英國抗日老兵威廉班尼菲爾德，曾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戰爭是一場最骯髒下流的勾當，但我不活在過去。”

時至今日，倖存下來的九百八十八人已全部離世。這一場因日軍與美軍之間誤判而導致的災難，奪走了無數條鮮活的生命。倖存者需要終其一生去承受和撫平這場戰爭帶來的創傷；而作為當時八百廿八名死難者的家屬，他們可能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但他們的孩子、她們的丈夫、她 / 他們的父親早已葬身海底，屍



中國軍民拆除敵人碉堡

骨無存。

無獨有偶，當日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戰火很快蔓延到了我的家鄉蕭山。

一九四零年一月，一場國民革命軍第十集團軍七十九師、一九零師與日軍中國派遣軍二十二師團之間的戰鬥打響，國民革命軍對日軍展開攻擊，日軍佔據尖山，後派出小股部隊襲擊國軍一九零師部，國軍僅留一部分兵力駐守戰鬥，其餘大部隊後撤回防。

浦陽江流域地處蕭山南部，浙贛線鐵路、浦陽江水道直通上游浙中地區，下達錢塘江杭州灣。此處是貫通蕭山南與北部的戰略要塞，佔據了此處就能在運輸和防守上取得優勢。狡猾兇狠的日軍根據地形優勢，在尖山上建起了臨時軍事據點，但凡過江的車輛行人與江上的船隻均能盡收眼底。當國軍對日軍發動攻擊的時候，狼狽而逃的日軍為了順利撤退，用炸藥炸毀了浮橋。在短短一個月的戰鬥期間，在尖山到匯頭鐘一帶沿岸，國軍方面傷亡損失約五千六百三十八人。

日軍佔據尖山期間，對沿江兩岸村民進行了騷擾與搶掠。據當地老一輩人流傳下來的訴說，我們才得以窺見當年戰爭對沿岸老百姓帶來的苦難。

江南桑園裡的數百畝老桑樹被砍伐一光，緊接著被日軍派來的汽艇運走。老桑樹養育了祖祖輩輩的養蠶人，村裡的養蠶人因此斷了生計和出路，來年挨餓的除了幼蠶還有家裡的小孩。



村裡某戶人家的兒子在上海某商號做學徒工，卻在日軍飛機轟炸中不幸身亡，年僅十三歲。

日軍頻繁進村搶掠物資，當地婦女和小孩四處尋找藏匿的地方。倉促之下，母親帶著年僅六歲的女兒躲在自家閣樓暗櫃子裡。女兒聽到日本兵皮鞋登上木樓梯的聲響後，嚇得一陣尖叫，好在母親連忙用手緊緊掩住了她的嘴巴。

村裡另外一富戶人家則沒有那麼幸運了，一個頗具姿色的婦女被某個闖入家內的日本軍官看中後，把她死死地按在八仙桌上，不顧身下婦女的苦苦哀求，對其進行了姦污。

在冬日的陽光底下，聽村裡老人回憶從前。

戰爭開始之初，當年德國軍事顧問也有來到蕭山，與國民革命軍一起抵抗日本侵略者。部隊駐紮期間，數個德國軍官帶領著一隊隊中國士兵，身穿制服，佩戴精良的德系裝備。當地村民既好奇又害怕地看著他們在村子中央的大操場上喊著不太聽得懂的口號，整整齊齊地走來走去，進行著嚴格的軍事訓練。

在閒暇之餘，一個長著一臉絡腮鬍子的德軍軍官拿出幾顆水果糖。水果糖在陽光下閃現出異常奪目的色彩，他微笑著對遠處的小男孩招招手。小男孩緩步走近軍官身旁並伸手接過水果糖，向這個陌生的外國軍官露出了憨憨的微笑。要知道，小男孩從來沒有見過這麼漂亮的糖果。他印象中的軍人可沒有這般和藹可親，慈祥得像村子裡講故事的老爺爺一般。而這個德軍軍官卻在小男孩那天真無邪又略帶憨厚的眼神裡，彷彿看到了自己遠在故鄉的

兒子。同時他也清醒地看到了此刻整個中華民族遭受著巨大的困境和劫難，但這種劫難不應該讓一個個無辜稚嫩的孩子來承受。

曾擔任援華軍事顧問團團長的德國陸軍上將法肯豪森向媒體表態：“日本人瞧不起中國人，把中國人當作野蠻人，但我卻在中國看到了優秀的軍隊，和能夠成為優秀軍隊的百姓，就算我們德國顧問團離開了，中國的持久戰也能堅持下去！”

誠如豪森將軍所言，歷史悠久的中國有著優秀的人民，他們善良，勇敢，勤勞，智慧。他們世世代代生活在這片美麗的土地上。然而當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之後，神州大地，生靈塗炭；國將不國，何以為家？一寸山河一寸血，眾多仁人志士，大好青年為保衛祖國抵禦日軍侵略而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今年是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八十周年，我們不能忘卻這場劫難，我們也不應只活在過去，讓民族仇恨遮蔽雙眼。中日兩國人民更應世代友好，珍惜來之不易的和平。



浴火重生的天心閣

楊 菁

攝影的問世真稱得上人類最偉大的發明之一。近代那些轟轟烈烈的歷史，因為有相應的照片資料，從而帶來比文字記載強烈數倍的視覺衝擊，讓人印象更為深刻。

楊克林先生和曹紅女士編著的《中國抗日戰爭圖誌》就是如此，數千張珍貴照片拼貼出戰火中破碎的山河，讓那些有名的、無名的英雄面容不再模糊；文字則描繪出那段沉重歷史的軌跡，忠實地記錄那些遠去的硝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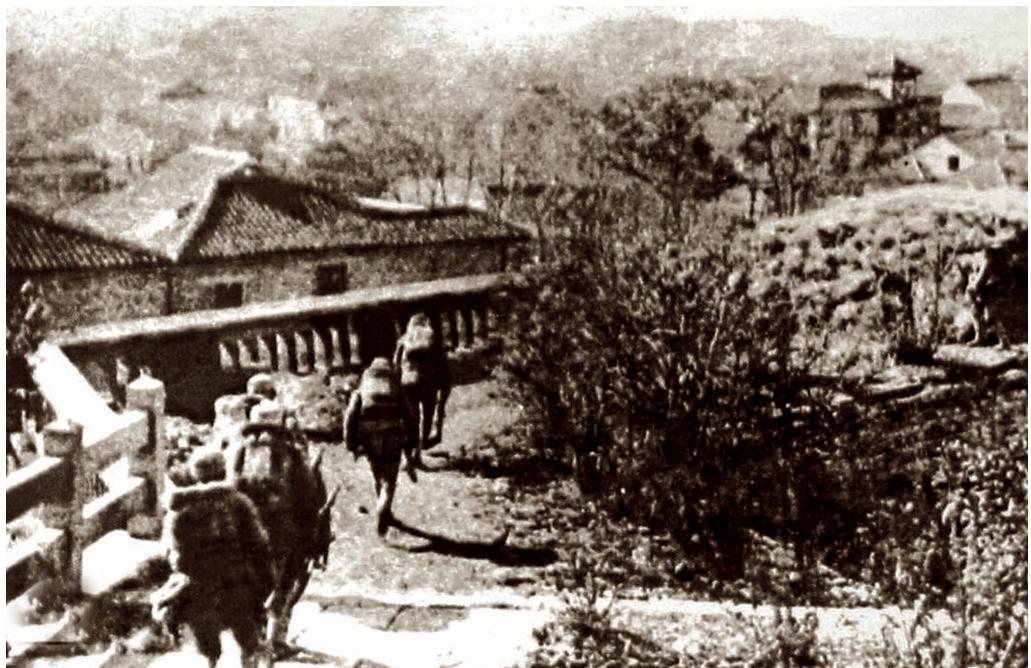
書中還原了三次慘烈的長沙會戰，當中有一張圖片（第六百六十九頁）是關於文夕大火：“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湖南省政府得到日軍已迫近的報告，為實行‘焦土抗戰’，下令自焚長沙，長沙城損失慘重”。實際上，這場在長沙燒了五天五夜的大火，與鄭州花園口決堤、重慶防空洞慘案並稱抗戰時期中國的三大慘案，也讓長沙與斯大林格勒、廣島和長崎一起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毀壞最嚴重的城市。

祖父是這場大火的倖存者。童年時我很有印象的事，是他在臥室裏掛的自己寫的一首詩，剛認字的我勉強能分辨出“文夕”二字，問他這兩個字的意思時，他總不願意多說。及至後來我學習了長沙城的歷史，看到這場大火的歷史圖片，方才理解他當年不願多說的原因：一個懵懂的幼童，如何能聽明白家園化為灰燼

的浩劫，如何能體會在火海中掙扎的逃難？

一九三八年時祖父住在晏家塘巷，離天心閣不過五百多米的路程。年輕的他每天都會路過天心閣。在一片低矮的木房中，建於萬曆年間的天心閣頗有些遺世獨立的風範，那三層閣樓巍峨地聳立於古老的城垣之上，飛簷翹角如蒼鷹振翅，簷角下懸掛的銅鈴時不時被風拂動，朱漆廊柱則在溫暖日光的照耀下泛著柔和的光澤，與遠處岳麓山的輪廓疊在一起，成了長沙老城居民抬頭就能望見的座標。

只是那時歲月已然不再靜好。日軍的鐵蹄，早就踏破中國的



我軍收復長沙天心閣



山河。盧溝橋事變以後，日軍以舉國之力企圖全面佔領中國。淞滬會戰、太原會戰、徐州會戰直至武漢會戰，戰火已經離長沙越來越近。特別是在武漢會戰失利後，大量的難民和傷兵湧入長沙，長沙的空氣中不再有糖油粑粑的香甜氣息，只有越來越濃烈的硝煙味和血腥氣。

大火是在深夜燃燒起來的。從睡夢中驚醒的祖父，根本無暇收拾細軟，就匆匆加入了逃難大軍。彼時的長沙城有如人間煉獄，到處火光沖天，煙霧令人窒息，哭叫聲、咒罵聲、求救聲不絕於耳，路上散落一地的，是被踩落的布鞋，是被擠掉的包袱，是被摔破的瓷碗，甚至是被丟棄的襁褓。當祖父終於跟隨逃難人群一路奔逃至城門時，回頭只能看到被烈火炙烤得通紅的夜空，以及遠處在火光中逐漸變形坍塌的天心閣。

“焦土抗戰、堅壁清野”是當時國民黨的抗戰策略之一，所以在日軍從武漢再次揮刀南下，湖南的臨湘、岳陽接連失守時，長沙被燒的命運就已註定，只是誰也沒料到，這場大火毀滅了長沙城自春秋戰國以來的文化積累，地面文物毀滅到幾近於零。長沙作為中國少數幾個兩千多年城址和名字都不變的古城，文化傳承也在此中斷，人民流離失所，商業貿易、政府機關、學術機構等幾乎完全被摧毀。升斗小民如祖父，能活下來已是幸事。

在大火熄滅重返長沙後，祖父看著變為廢墟的家園，不禁悲從中來。無奈只得搬離晏家塘，也就遠離了天心閣。這對祖父來說未嘗不是幸事，被大火吞噬的天心閣，只餘一地焦土，殘垣斷壁不僅令人扼腕嘆息，也令人傷感落淚。也許開啟一段新的生活，遠離那段痛苦的記憶是必要的。

生活總是要繼續。原本薄有家資的祖父此時已一無所有。在艱難的謀生中，祖父找到了一份書記員的工作，而天心閣雖未重修，卻因地勢險要成為長沙守軍構築陣地工事的不二選址。當抗日戰爭取得全面勝利，祖父也迎來了新生命的誕生——父親出世了。

父親的童年，恰逢新中國建設時，生活條件艱苦。或許因為這個原因，祖父並不曾跟他說起往事。只在父親成年後，祖父才開始慢慢向他講到晏家塘的老房子，講到南門口的石板路，講到黃興路巷子裏飄過的糖油粑粑的香味，講到八角亭的老藥鋪“養天和”，只是在講到消失的天心閣曾經清脆的銅鈴聲時，祖父就不再說話。當新中國即將改革開放的前夕，父親也迎來了新生命的誕生——我出世了。

祖父心裏應該是惦著天心閣的吧，一九八三年重修天心閣的消息傳來，年逾古稀的他不停地在臥室裏來回踱步，時不時還停下來看向牆上他寫下的那首詩。年幼的我只覺得祖父那些天行為舉止很是怪異，一點都不像平時溫和內斂的他。

一九八四年重修後的天心閣開始對市民開放，並成為了長沙城一座新的公園。父親陪祖父登上閣樓，祖父眼含淚花，他的手一一撫過天心閣每一根嶄新的廊柱，他抬首望向陽光下閃閃發光的琉璃瓦當和精雕細琢的飛簷，他極目遠眺依然蒼翠的岳麓山，隨後低頭喃喃自語，久久不忍離去。他告訴父親，重修的天心閣與他記憶中的一模一樣，主閣樓還是三層，南、北還是各有兩個附閣（南屏、北拱），主閣和附閣之間還是以廊連接，雄偉壯觀、氣度恢弘則更勝當年，更不用提四周如春筍般長出的建築物，讓



長沙城看起來生機勃勃。

而在他的記憶之外，天心閣多了座崇烈門牌坊，牌坊用長沙本地的麻石砌築，每個柱子頂部都雕刻了石獅。崇烈門四根石柱上都分別刻有對聯，中間為楷書：“氣吞胡羯，勇衛山河”。兩側的楹聯用的則是篆書：“犯難而忘其死，所欲有甚於生”。祖父站在記憶之外的牌坊下，反覆吟哦這兩幅對聯，拳頭也在不經意間攥緊。

天心閣城樓下立起文夕大火警世鐘時，祖父已經去世，未能親眼目睹。大鐘為青銅鑄造，上鑄夔龍紋，重達一噸，懸掛在斷壁殘垣造型的鑄銅雕塑橫樑上，莊嚴而肅穆。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和“文夕大火”六十七周年之際，警世鐘揭幕並敲響了十二下。洪亮的鐘聲震動整個長沙城，彷彿在告誡我們，永不要忘記“文夕大火”，永遠要以抗戰精神保護和建設我們的家園。我想，遠在天國的祖父，應該是能聽到這響徹雲霄的鐘聲吧。

時光飛逝，抗日戰爭勝利八十周年之際，亦是父親八十大壽之時。抗戰勝利那年出生的人，似乎是被全中國所祝福的人，因為按照傳統，“逢五逢十”的重大節點都會舉行隆重的慶祝活動。我已與父親商定，待看完紀念抗戰勝利八十周年大閱兵後，我們一定要再上天心閣，以作為他慶生。畢竟這個世界上，哪還有任何一個地方，能比浴火重生的天心閣，更能體現在烈焰中淬煉出的生命韌性，和在磨難中彰顯出的生命張力呢？

我們的國家——紀念抗戰勝利八十周年澳門作家文集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

血肉的長城 不屈的國魂

李文娟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東北三省淪陷，二戰邪惡軸心國之一的日本揭開了法西斯戰爭的序幕。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日本軍國主義打響了全面侵佔中國的第一槍；七月八日，中國共產黨發表號召全國奮起抗戰的宣言：“全國同胞們！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呼籲人民、政府、軍隊等全中國人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只有全民族



東江縱軍戰士在操練

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為一面鮮血凝結成的旗幟，海內外中華兒女以行動以血肉構築起中華民族抵抗侵略者的鋼鐵長城，開闢了全球第一個大規模反法西斯戰場，粉碎了日本軍國主義妄圖三個月內滅亡中國的狼子野心！

圖文不盡家國恨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軍攻佔南京後，對放下武器的士兵和平民燒殺淫掠，長達六周之久。這段中華民族無法遺忘的慘痛記憶，是我首次在中學歷史課本上讀到時，所無法想像的殘忍：

“日本侵略者到達的地方，大規模屠殺我國人民、侮辱我國婦女、燒房屋、搶財物，到處是火海、到處是血海……”

這些殘忍的描述，在我讀大學一年級的時候有了具象化的體會。一本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影像小冊子在同學間流轉傳閱，我被同學告知，如果沒有堅強的意志力就不要翻閱；但我認為必須清晰地全面了解這段歷史，於是逃課溜回宿舍去看這本影印本。這本只有數頁文字描述卻有很多黑白照片的小冊子，我只看了一半就無法再看下去——裡面的照片，每一張都是中學歷史書上文字的對照圖：“日軍佔領南京以後，展開了瘋狂的大屠殺。南京的和平居民，有的被當作練習射擊的靶子、有的被當作拼刺刀的對象、有的被澆上火油燒死、有的被活埋、有的被挖去心肝……”圖片中更多的是比文字更殘暴的：把人綁在竹竿上，然後把四肢向四邊撕扯、把母親肚子剖開，用刺刀挑起嬰兒、城門河裡堆成人高的屍體……我完全不忍卒讀，數次扔下再撿起，終究無法把那本圖冊翻完，我扔下圖冊跑到廁所去吐，整整一天沒法吞下任何東西。直至現在，當我在書寫的時刻，我的手仍在微微顫抖——



九十多年前的日本侵華史、中華民族屈辱史、國仇家恨，不能被忽略！不能被忘卻！“南京大屠殺”必須也必然成為《世界記憶名錄》的一部分，警示世人毋忘歷史，珍愛和平。

濠江兒女紓國難

據當年廣州《中山日報》載，一九三七年八月廿五日，澳門成立各界救災會共紓國難，“聯合全澳華僑按月各捐薪酬一天，匯寄中樞散賑”“公推（崔）諾枝等十五人任常務委員，積極推行長期籌募，張吾正氣，戢彼妖氣”；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二日，“澳門華僑得覩我（戰）機之新陣容，及聆悉我機掃蕩沿海之敵機敵艦後……國防公債一時甚為暢銷。”

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日，南洋英荷兩屬惠州同僑救鄉委員會成立，澳門也有十一個組織動員青年加入中共領導的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到內地宣傳抗日及提供救濟；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香港被日軍佔領後，服務團的青年們拿起武器，組成了三千多人的東江縱隊和珠江縱隊，成員當中就有五十名澳門青年。

《澳門日報》前社長李成俊就是當年的珠江縱隊五桂山支隊成員。只有十來歲的他，親眼目睹日軍凌辱平民、百業蕭條、餓殍遍野；嚮往光明的李成俊與十多名同學義無反顧地踏上抗日游擊戰之路。抗戰勝利七十周年之際，李成俊社長回顧這段艱難歷程時仍語帶哽咽：“我只能說青春無悔！我只是時時懷念犧牲了的戰友和同學。有時我工作中遇到困難、有時想放鬆或退卻時，腦海中就會浮現這些同學的影像。我想我曾經在死者面前發誓：你們的心願，我會以我的一生去實現！對他們的回憶，是我一生

最大的鼓舞！”

一九三八年十月，詩人光未然帶領一支由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組成的抗敵演劇隊，在抗日烽火中渡過黃河；翌年一月，光未然因傷回到延安醫治和休養，但黃河的怒濤、戰士的赴死奮戰，一直在他胸中激蕩，五天後，四百多行的長詩《黃河吟》從廿五歲的詩人筆下流淌出來，八章詩篇描繪了壯闊的中國人民抗戰畫面，這首《黃河吟》成為後來《黃河大合唱》的歌詞。一九三八年冬，出生於澳門、作為巴黎音樂學院學生的冼星海到了延安，就任魯迅藝術文學院音樂系主任；在月光映照下的窯洞裡，冼星海聽到了《黃河吟》的詩朗誦，當誦出最後一句“向着全世界勞動的人民發出戰鬥的警號”時，窯洞裡一片靜默。隨後，冼星海拿走了《黃河吟》的文本；在延安土窯搖曳的菜油燈下，用六天的時間完成了對《黃河吟》的譜曲——詩與樂的完美結合、喚醒國魂的經典之作《黃河大合唱》問世，迅速在中華大地上傳唱，成為抗戰救亡的精神號角。

為歷史立有聲碑

健忘是人類的阿喀琉斯之踵，銘記歷史、珍愛和平，最終要體現在行動上。為了這段不能忘卻的抗戰血淚史，在抗戰勝利八十周年之際，由澳門筆會主辦的“從抗戰影像到文學書寫”講座，邀請中國近現代史學者、影像史學家楊克林作影像專題講座。

楊克林用了三十多年的時光，記錄那些身歷抗日戰爭的軍民影像、探訪張學良、陳香梅、葉選基、蔣緯國……等知名人士，為無聲者立言立碑、為清算日本軍國主義奔走和鼓與呼。在那些



鏡頭下，八十年前的抗戰歲月仍近在眼前，是一代又一代中國人不能忘卻的記憶；對抗戰歷史的影像再現就是對這段國恥的清算，研究好抗戰史就是提升中國的軟實力。

二零二五年，是中國人民抗戰勝利八十周年。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至今，九十多年過去，卻也並不遙遠，抗日老兵的當年記憶老而彌清；九十多年過去，越來越多的歷史資料大白於世，時刻提醒國人毋忘國仇家恨；九十多年過去，在被中國人視作聲色娛樂後花園的島國日本，潛伏着的軍國幻夢仍蠢蠢欲動。國家主席習近平說：“歷史告訴我們，戰爭好似魔鬼和夢魘，給人民帶來深重災難和痛苦，必須高度警惕；和平猶如空氣和陽光，受益而不覺，失之則難存，必須精心維護。”

我們的國家——紀念抗戰勝利八十周年澳門作家文集



血脉長存的堅守

李 懿

按照官方說法，抗日戰爭結束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即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的那一刻。當時，由日本昭和天皇所宣讀之《終戰詔書》，其錄音經廣播向公眾播放。於後來的許多影視作品裡，我們也能看到這樣的情節：日本士兵在戰壕或地下要塞內聽著廣播，表情凝重，背景裡還有炮火的聲音。突然間，十四年的戰爭、暴力、死亡、犧牲、屠殺，竟全部終結於天皇漂浮不定的嗓音中，再無繼續的必要。鏡頭一轉，收音機前的士兵抬起頭，茫然地看著四下，嘴中或許還要喃喃自問：“一切都結束了？”

一切並沒有結束。戰爭是人類的傷口，一經生成，永不癒合。時至今日，抗日戰爭的陰霾和輝煌，依舊印刻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幾乎家家戶戶，都有經三、四代人流傳下來的苦痛記憶。防空警報迴響於祖輩的講述中。恐懼，雖說已被時間沖淡，卻不曾全然消失。憤怒則經久不衰。

我讀書時，小學教室裡常放映《鐵道游擊隊》、《地道戰》。這類電影側重於表現主人公的智慧與勇氣，對於稚嫩的孩子們來說，還未到打擊心靈的程度。邁入青春期、行將成年，閱讀了相關書籍、看了紀錄片，這才開始觸碰到戰爭些許殘酷的皮毛。如今回頭去看天皇宣讀的《終戰詔書》，其言辭之虛偽，與戰爭過程中，日本士兵在中國乃至整個亞洲犯下的罪行相比較，當真令人作嘔。詔書中有一句尤為刺眼：“朕對與帝國共終始協力於東亞解放之



東江縱軍戰士在一九三八年八路軍秋季反圍攻戰鬥中，活躍在青紗帳裡作游擊操練（沙飛攝）

諸盟邦，不得不表遺憾之意。”能用“東亞解放之諸盟邦”來美化戰爭暴行，足見彼時日本天皇之厚顏無恥。

如今，事關抗日戰爭，國人最為之氣憤的，便是日本對於戰爭罪行的忽視與否認，或是更甚之——將自己塑造成受害者，可謂自戀型人格障礙的集體發作。而歷史影像資料，就成了對公義的追討中，最關鍵的證據鏈。



今年七月五日，史學家楊克林在澳門筆會舉辦專題講座“從抗戰影像到文學書寫”。百度百科上介紹：“楊克林自一九七八年起從事專業攝影編輯，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圖誌》叢書，並且自一九八二年起開始收集抗戰史料，曾採訪百餘名歷史親歷者。”甚至稱呼他為“抗日史料百科全書”也是不為過的。

在講座上，楊克林回憶了自己成為隨軍記者與抗日戰爭研究者的歷程，感慨良多。他說：“抗日戰爭太宏偉、太無邊無際了，但我們實際上留下來的影像資料卻太少了。”攝影是一種權力，而這權力，在一開始，實則是掌握在西方人手中。他認為，被中國人記錄下來的中國的事情，從數量上而言，遠遠不夠。因而收集、整理以及出版歷史影像資料，就是對權力的正義爭奪。

他也感慨同胞們面對抗戰主題時的團結一致：“我提出要編《中國抗日戰爭圖誌》，想不到全出版社上下和社會上都支持我幹這件事，都願意出力、出主意幫助我……至今我還感到暖心。”

如前文所述，戰爭是人類永恆的傷口。然而抗戰的陣痛，卻是有益於我們的。楊克林口中的“暖心”，就是國人在國家經歷慘痛歷史教訓後的良性反應。今年九月三日，中國人民抗戰勝利將迎來第八十周年。這勝利的八十年裡，我們一日不曾忘卻八十年前的苦難，以及勝利的來之不易。南宋時，岳飛在《滿江紅》中感慨：“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一九三九年春，朱德在太行山抗日根據地寫下《太行春感》，詩中言：“百戰新師驚賊膽，三年苦鬥獻吾身。”顯然，這樣的堅守，一直存在於我們的血脈之中，我相信，它也將永遠長存。

我們的國家——紀念抗戰勝利八十周年澳門作家文集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

無聲孤勇者

——向鏡頭下永遠活著的人致敬

盧傑樺



一九九五年一月楊克林和重病臥床的母親合影。這成為他和母親的最後一面

1

“國家的事情要緊！” ，母親
就好像為孩子讀一本睡前故事
或者給予孩子一個習慣
教導他該感恩時就要感恩
把握好，每天該把握的時刻

一句話，彷彿母親睡前重複的囁語
言之，雖未能感人肺腑
道之，亦未足以處世
沒有成家立業的高潮
甚至沒有功名利祿的結局

但 “國家的事情要緊！” 這句話，母親
你在病榻輕輕讀完這
抗戰故事的第一句

“緊”字剛落，孩子便起來、
束緊腰帶、背起相機、
奔赴戰場，甘為國家紀錄
每一個情節



2

剛剛離家，我便穿上熱靴、
踩踏亂草、開啟閃燈、
隨隊前行。這，
這就是我的快門——
快快地離開了家門，
母親的一句話
推動了我，紀錄歷史的光圈
是1秒？還是1/150秒？
伙伴們的感光片，也接連被觸發

他們前一刻還在耕種，
此刻卻在擦拭
步槍。剛才還在打魚，
現在已把刺刀
磨得鋥亮。
往昔為孩子朗誦詩三百，如今
卻埋首在無線通訊設備中，
向總部報告
此時此刻的心情，
同時與無知的干擾電波

對抗。對抗，
倒不如說，這是與良知的爭戰
平日綑綁莊稼的雙手，
尚可拋撒魚網、捧書朗讀
如今卻要奮力為了國、
為了家、為了自己

衝殺一群素未謀面的敵人

3

不為個人風格
也不為了耍帥
黑白，就是這個年代的色調
如此場景，白的如縞素
黑的如緇墨，而灰，
是每位歷史代入者的心情
每一張相片可以進行一次
悼亡。不管歲破不宜

請為抗日的無聲者立言、樹碑，
甚至立衣冠塚
前一個鏡頭下，他還是英姿颯颯
志在保衛國土、保衛家鄉
站在義薄雲天的高崗上
下一個鏡頭，如今走到何方？

河北群眾大會，參軍的青年講話
他的聲音還會迴蕩在阜平一區嗎？
還會夾雜在雷雨聲中呢？還是
變成了夏蟲的鳴叫？
婦女們在努力練習投彈
後來成功了嗎？轟隆的聲音
會掩蓋她們的笑聲嗎？

來回轉動鏡頭、調較光圈
儘管時兒感到驚心動魄
照片時兒失焦，但



準星一般的取景器裡
隨手抓拍，儼如射出的子彈
擊倒了某個時空
並將記憶牢牢地打進永恒之中

4

七月七日，我出生的日子
是晴天？是雨天？
已經無從考證
我問問網路，也問問 AI，
回應挺出色的，
但仍然不得吾心

這天，我只能想像，
母親風塵僕僕地把我生下
就好像某位跋涉山水的軍人
在狹窄的產道中
長征，孤獨、慌張、一個人
像拚命躲避背部
擦過的子彈

終於讓我找到了一線生機
在無數的生靈當中
我感恩能在七月七日裡誕生
不斷提醒我，像母親的睡前囁語
努力活著、過好生活，
像千萬個無聲孤勇者

我們的國家——紀念抗戰勝利八十周年澳門作家文集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

烽火四輯（組詩）

望 風



一九三七年太原會戰期間，奔赴前線參戰的部隊

① 澳門：不絕濠江情

濠江從不跪在
時代浪尖
我知道，它仍守望
冒險回來的漁火在夜裡縫補殘網
打撈紅色的幸福
可渾身潮汐醞釀了眺望，甚至連眨一眨眼都會深沉成為歷史
現在每隻候鳥都在危牆下

努力書寫着倔強

戰火炸響是
敵人構思共榮的狂吼
但不要妄想
用碎紅拼湊的殘日能填滿 Macau 城的紋路
即使報紙都只能在開天窗和告噩耗中左右橫跳
人們卻依然把每個獻金都飽含着寄思
裝滿一船又一船意志開去更遠，更遠

媽祖閣的香灰或許早已聚攏成暗之土
可即使不求神明
我們的身世卻依然永遠屬於明亮
正如城隍把誓言刻在廟內
我們不是唯一的信眾
中國的血脈依然在滋長如輪迴
每盞回國服務團的燈都守住明滅的疆域
中立又不中立
這既是承諾更是實踐
即使後世無法再識別他們的名字
那扁平的相片
也讓我
愛上立體的你
正如 你
愛國的
全部



② 東北：凍土與吼叫

雪原嘗試把敵寇馬蹄足跡反覆擦拭
白樺林亦努力用裸軀丈量疆寒
可冰溜子就是把倒掛刺刀
早已刺穿喉嚨
我撫摸着，撫摸着出血的傷口
企圖說出冰層下那鎖着春潮的回響
可最後
還是只能消失於
那不可企及的槍管之下

但你們不知道就是那槍管留下的無名火種早已在土坑
裡傳遞微熱
雖然某刻還不足以燙穿那關東布告
但卻足夠讓信念流傳
果然就在某個當結霜的夜空
人們還未及細思能不能就這樣過去
便有覺醒之人小心翼翼地用體溫
融化刺刀上的冷

最終
如是，以血
換來在犁鏵下的翻身甦醒
沒有所謂等待
因為學會等待的人都不會回來了
吼一聲
呼蘭河的嗓子從不介意悲傷的調
雪原上的虎啊全是咱子弟

一時間
所有蟄伏的都破了繭
燒紅那無垠又無垠的白

即使換來的都盡是層層骸骨
但還是一如既往的嘹
通通豎起了脊樑
犧牲
原來不過是你們的日常
明天大家一同前往



稚嫩的孩子，同時也是少年抗日英雄，小機槍手在戰鬥中成長（沙飛攝）



3 重慶：在轟炸中的間隙

石階在陡坡上盤繞
警報是鏽蝕的喉管
大地崩塌後連天空也開始融解
鐵鳥在斷裂中來回穿梭
轟隆轟隆
投下的暗影把整座山城鑄成洪鐘
然後
半截街突然翻滾起來
朝發燙的雲端傾斜
焦土上
嬰兒的啼哭成為
最高音階
並逐漸擴大城的悲哀

失去生命的溫度
頽垣與敗瓦早已不復任何追溯
包括人們常說下雨前要打回北方
可即便如此防空洞裡的油燈依然續寫着春秋
所有微弱散落的燈火都未曾屈服
鐘擺停在黎明前的刻度
所謂的時間和人命一樣被一次性消耗
子彈如雨，可民心如舊
還是依你要求站在那最高的山崗
活着也好不活也罷
請等待，等待我把不屈之城的榮譽交到你手上

4 廣東：抗擊的版圖

榕鬚垂落成時間的琴弦
某刻只能記錄戰歌
過去好長的一段時間珠江都在月下搬來救護船
祈求運走那永遠運不完的殺戮
我惘然若失
甚至很用力地用咸水調將戰火反復傳唱
並以此來證明自己還有點信念
可還真來不及吞嚥時局的發展
已被迫攀爬到樹丫
見證，在木棉的制高點下
戰火原來竟是如此的無邊

碉樓雖在蕉雨中保持緘默
情況就像一個巨人忍痛站立
可蠟殼磚的隙罅早藏滿星火
誰也無法準確預測那爆發一刻
果然
當鐵蹄踏碎荔枝的紅焰
每顆果核都跟星火變成一個原點就地反擊

束起衣袖如束起那一份民族氣節
這是個嚴肅的問題，像那龍舟的鼓點
一敲下就能激勵邁進
直到失去生命，甚至連最後一人都没有了
想必那些河道曾經掀起的水花仍會流傳着他的傳說
並將此送去
更遠



5 結語：一張照片一段告白

我即使再投胎還是會叮囑我的孩子
記住那年的峰火歲月
讓我們的民族永遠警醒
侵略者的無盡貪婪和人性的種種無知
同時希望未來所有人再見面時
都，不再用槍炮，要學懂用手
抓緊對方
正如一九四零年的聶榮臻將軍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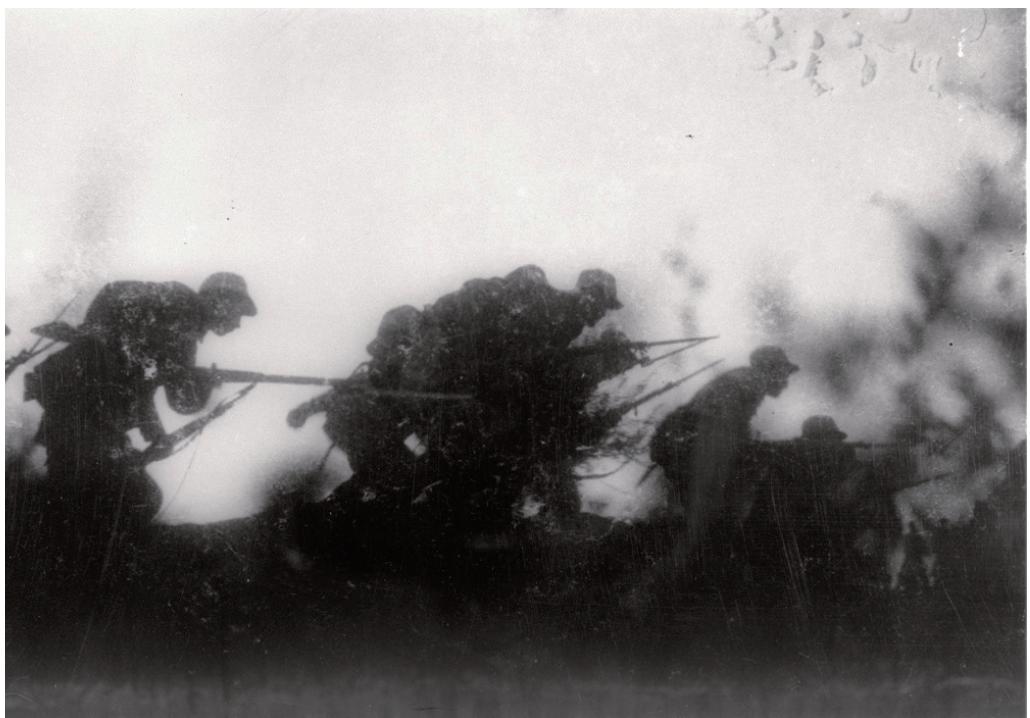
我們的國家——紀念抗戰勝利八十周年澳門作家文集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

黑白的時間膠囊

關曉泉



八路軍大練兵，戰士們在衝鋒

穿越在影像
調教出千萬條性命

漫長的黑夜
空中投下數萬隻螢火蟲
手臂多了幾道咬痕
這不是故事
是歷史
是潛意識裏的菊刀

戰火沒秘技
菲林的像素
見證淚目的封面
多年過去
再凝視
已蒼白無力

唯有先烈的紅
血的紅
心的紅
勝利的紅
將黑白相片
點綴出真實色彩
盒子打開
千言萬語寫在時間錦囊
寄密蘇里號

親啟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

有人問我正義、和平與人民的問題

甘遠來



一九四零年五月四日，人民武裝自衛隊 (沙飛攝)

“正義是殺不完的，因為真理永遠存在！” —— 聞一多

有人問我正義、和平與人民的問題
太陽迅猛，樹輕輕撫摸天空
許多對粗糙的手
屬於母親和她的秩序
沉默的石牆整齊
沿着直線
水池中的靜水，在漣漪消散之後
生命是個沉重的詞

一些陳列的數字透明
十一種文字，三十萬
逐次熄滅的燈。一種現實再現
擎起刀槍向着天空刺去
烏雲舔舐腥甜的雨
風像怒吼，像野馬，像塵埃
不朽的唯有意志
你的筋，你的骨
絲線般織成經緯
織成了一面面獵獵的旗幟

向上指引無數的方向，一對對
清澈、堅毅、不屈的眼眸
向下尋獲大地裡沉積的真相

編號六十八，你還未懂得數到六十八
你還未有六十八的概念
你還未有六十八個月的重量
這樣的輕這樣的小
媽媽，媽媽
我赤裸地跑向你
跑向光

在光的外面，風的外面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

三歲的小孩抱着一盆紫色的花
向外面，更外面，走去
正義
和平
人民

一點點的亮光和意義兀自盤旋
上升，拋擲
當我們明白時，卻早已
全部消失

一節枯萎的樹枝在碎石堆之間
如同一節脊骨
在荒野
“在山上脫離枝幹以來，不長枝葉”
不增不減，不垢不淨。
一顆心在鼓動的火爐裡
燃燒，跳動，重生

我們的國家——紀念抗戰勝利八十周年澳門作家文集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

烽火女書（組詩）

司徒子榆



一九四零年三月八日，婦女練投彈（沙飛攝）

1

一九四零年，三月八日
四名婦女，在土堆後
分配了九枚榴彈
像分配九碗，
喝進肚子裡的黃酒。

2

同一日，另一處
七名女幹部
纏著灰藍毛線
織出一件又一件
不會中彈的天氣



女幹部紡織毛衣 (沙飛攝)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



一九四零年三月八日，三八婦女節射擊大賽（沙飛攝）

3

“婦女節射擊大賽”

標題過長

靶紙太薄

有人沒戴耳塞，有人把子彈

想成一冊

訂滿姓名的書

4

一九三九年春，
戰地婦女兒童考察團
教婦女識字
先教“和”
再教“平”
最後教她們寫
自己的名字
與失蹤者的順序



一九三九年五月戰地婦女兒童考察團教婦女兒童讀書識字（沙飛攝）



5

不是每個人都能說話
有些人
用投彈的手勢說再見
用織毛衣的方式許願
用站在靶場不眨眼的樣子
活到今天

6

我們讀到她們時
她們
正在低頭，為炸彈穿衣

或為“革命”兩字
反覆練習
字正腔圓的音節

我們的國家——紀念抗戰勝利八十周年澳門作家文集

書名 我們的國家
——紀念抗戰勝利八十周年澳門作家文集

文學顧問 陳浩星、湯梅笑、黃文輝

主編 廖子馨

出版 澳門筆會
澳門慕拉士大馬路 218 號 11 樓

設計排版 TICK. DESIGN LTD.

印刷 華輝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二零二五年十一月第一版

印次 二零二五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規格 一六五乘二三零毫米

印量 500 本

I S B N ISBN 978-99981-980-4-3

資助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發展基金

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翻印

